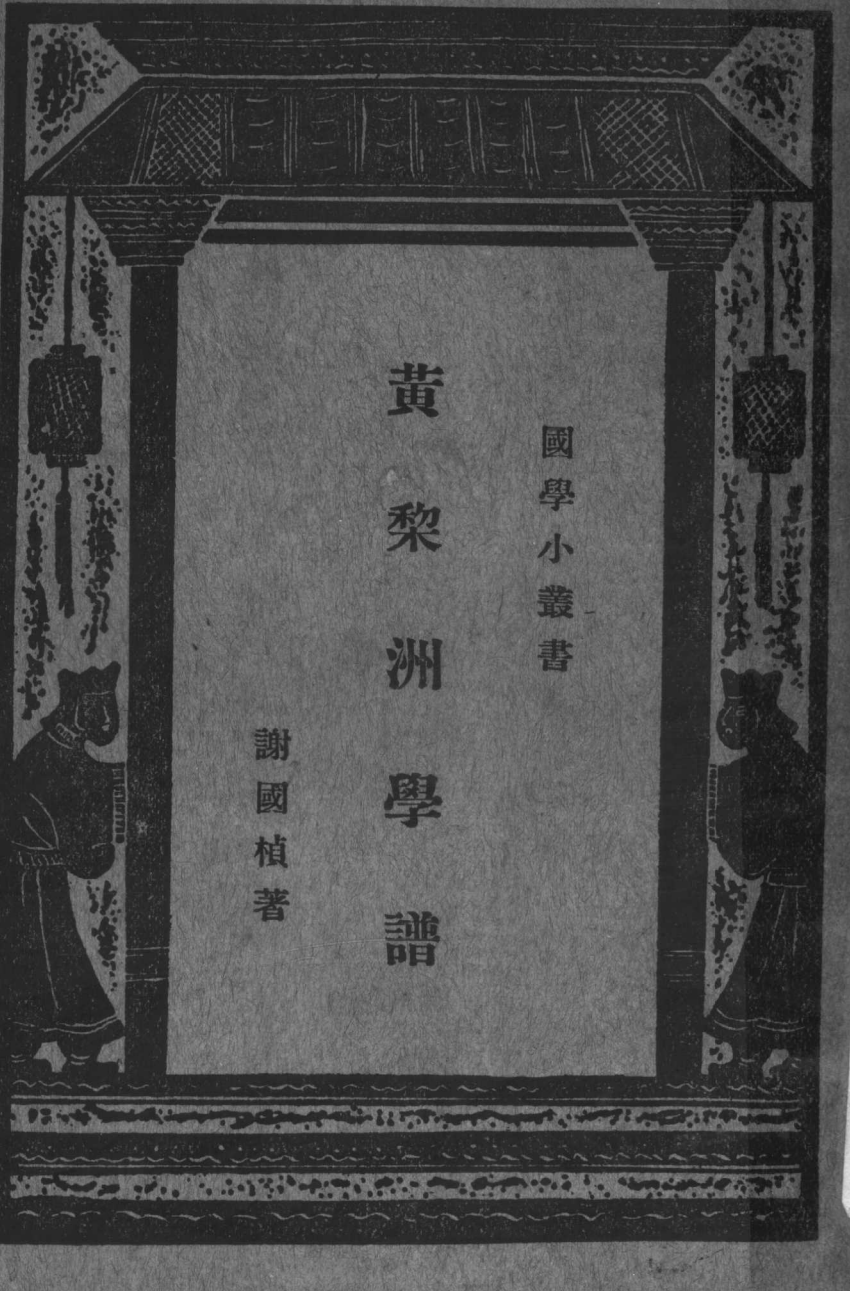


國學小叢書

黃
黎
洲
學
譜

謝國楨著



謝國楨著

國學
小叢書

黃

梨

洲

學

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梨洲學譜例言

清初北方二大儒，孫鍾元、李中孚，兩先生之學譜，既已合編爲一冊，而黃太冲先生亦爲有清一代碩儒。因另編爲本書，每編分傳纂、學術、著述考、學侶考、四種，對於其學術行履，加以精詳之考證，確當之介紹，將明儒學案、子劉子行狀、南雷集等書提要鉤玄，以便學者。末附彭耆齋著述考，彭氏爲明末遺民，著述散佚，編者費數年之力，始鉤輯成篇，因附於後。

黃梨洲學譜目次

例言

一 傳纂……………一

讀書對簿時代 南都防亂時代 浙中起義時代 晚年講學時代 學出蕺山博覽

羣書兼通步算 論易 草定學案 論歷算 太冲性格

二 學術述略……………一二

(甲)太冲之學術思想 明儒學案之編纂方法 陽明之學術有三變 格物性即理致

良知 陽明學旨 沿門乞火合眼見聞 天地萬物之理具乎一心 四無之說非出

之陽明 太冲於陽明致疑之點 劉蕺山慎獨之旨大端有四 (一)靜存之外無動

(二)心無體以意爲體 (三)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 (四)道心即人心 評陟諸

儒 太冲移史館不宜立理學傳書

(乙) 太冲之政治思想 思想與實驗 原君原臣 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置相責任內

閣 公是非於學校 太冲富於思想疏於實驗

(丙) 太冲之史學 對於明末史學界之評論 太冲史學約有四長 (一) 搜求史料

(二) 注意志表 (三) 修正地理歷法 (四) 條例組織

(丁) 太冲之文學 文主言之有物 論詩文之旨不主摹倣 結論 不免餘議者有二

(一) 黨人之習氣不除 (二) 文人之習氣未盡 謝山評語

三 著述考 五三

小引 著述 附屋炳編年譜

四 學侶考 九一

(甲) 太冲少年黨綱時期 沈壽民 陸符 萬泰

(乙) 太冲結社時期 社事三變 南都防亂揭 都門舉國門廣業之社 杭州小築社

讀書社 礮廠社 語溪澄社 餘姚講經會 太冲對於社事之批評

(丙) 太冲復國運動時期 四明結寨 世忠營 大蘭寨主王翊 陸宇燦 王江 余

增遠 周齊會

(丁) 太冲潛伏授學時期 甬上講會 梨洲弟子陳錫嘏 范光陽 陳亦衷 張士垣

董允瑄 鄭梁 鄭性等

(戊) 太冲之撰述探討及終老時期 天一閣藏書記 二老閣藏書記 太冲詩友 蕞

山之緒分爲二宗

五 梨洲家學……………一二六

處士黃先生宗炎 傳略 學旨 處士黃先生宗會 傳略

六 梨洲弟子……………一三〇

處士萬先生斯大 傳略 說經 著述 附兄斯選 布衣萬先生斯同 傳略 論修

史 自言生平學凡三變 著述 附猶子 言經 子承天 福

七 梨洲私淑……………一四一

進士全先生祖望 傳略 史學 撰述 遺事

附彭茗齋先生著述考……………一四九

(一) 小敘

(二) 傳略 徐盛全撰傳 王士禎撰傳 朱俠明人詩鈔正集 小傳 客舍偶聞 李

繩齋題識

(三) 著述 平寇志等書 附詩話

黃梨洲學譜

一 傳纂

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一〇——一六九五）

宗義，字太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長子也。漢學師承記忠端公諱尊素，字真長，號

白安，天啓間官御史，劾魏忠賢客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葬，證忠端。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梨洲世譜並負異才，太冲躬自教之，儒林有

「東澗三黃」之目。全祖望神道碑文

太冲垂髫讀書，卽不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科以舉業，太冲弗甚留意也。

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朝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太冲侍側，益得知朝局清濁之分。天啓六年三月，忠端公與高忠憲攀龍，周忠介順昌，繆文貞昌期，周忠毅宗達，李忠毅應昇，周忠惠起元先後被逮。太冲送至郡城，劉念臺先生宗周錢之蕭寺，忠端公命太冲

從之遊。閏六月辛丑朔，忠端公卒於詔獄，凶問至，太夫人痛哭至暈絕。太冲勸解，太夫人曰：「汝欲解我，第忘大父拈壁書乎？」蓋封太僕，鳳溪公嘗與太冲出入之處，大書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八字，拈於壁。太冲受教痛哭。（年譜）是時忠端公既死，詔獄門戶^{神道}曉。太冲奉養王父及母以孝聞，讀書畢夜分，伏枕嗚嗚哭，不敢令堂上知也。思宗卽位，攜鐵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奄已死，有詔卹死閹難者，贈官三品，予祭葬，蔭一子，乃詣闕謝恩，疏請誅曹欽程、李實。蓋忠端公創籍，乃欽程奉閣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首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對簿時，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滿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太冲謂顯純與逆閹構難，忠良盡死，手幾覆宗社，當與謀逆同科，以謀逆論，雖如親王高煦，尙不免誅，況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時欽程入逆案，而李實辨原疏非實所作，乃逆閹取其印信空本填寫，故墨在硃上，又陰致宗義三千金，求勿質。太冲卽奏稱李實今日猶能公行賄賂，其辨詞豈足信哉！於對簿時，亦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實由空本填寫得減死。獄成，偕同難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思宗歎曰：「忠臣孤子，實惻朕懷。」然太冲與吳江

周延祚光山夏承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二人乃斃諸君子於獄者，思宗憫其忠孝，不之罪也。太冲在京師，殿應元胸拔其鬚，歸焚而祭之。忠端木主前，乃治葬事。父寃既白之後，師承益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逮也，謂公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太冲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遡廿一史，後乃歸宿於諸經。旁及九流，百家靡不究心。（神道碑）年十九二十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遲明而起，雞鳴方已，兩年而畢，其勤苦如此。補歷代史表序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既命從之遊，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爽齡爲之魁，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太冲及門，年尙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蕺山弟子祁章，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太冲者。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時擬之程邵兩家。太冲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發東發之緒，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太冲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

方奄黨之綱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颺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

踰時中官復用事，神道碑逆黨咸冀錄用，而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呂純如，或請復涿州（馮銓）

冠帶。至陽羨（周延儒）出山，特起馬士英爲鳳督，士英以阮大鍼爲援，奄黨又熾，卽東林中如

錢謙益以退閒日久，亦相附和矣。獨南都太學諸生仍持清議，乃以阮大鍼觀望南中必生他變，

作南都防亂揭文，宜與陳貞慧，寧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桂，共議署名，東林子弟首推

無錫顧文端公之孫杲，被難諸家推太冲，師承記薦紳則金壇周儀部慶實主之。大鍼恨之刺骨，戊

寅七月事也。（其事詳下學侶考）全謝山嘗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

力，而太學清議亦足寒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神道碑壬午入

京，陽羨欲薦太冲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聞市中鐸聲曰：「此非吉聲也。」遂南歸。甲申之

難，赧王立國，大鍼驟起，遂按揭一百四十人欲盡殺之。時太冲憂國勢難支，之南都上書而禍作。

師承記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慶論死，壽民應箕，士桂亡命，太冲

惴惴不保，駕帖未出，會清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太冲踉蹌歸湖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

者。神道碑魯王監國，孫嘉績熊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太冲糾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江

上，人呼之曰「世忠營」。黃竹浦者，太冲所居之鄉也。太冲請如唐李泌故事，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司員外，尋以柯夏卿、孫嘉績等交章論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司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杭，縱兵大掠，王職方正中行縣事，集兵民擊敗之，梧兵大噪，有欲罷正中官以安諸營者，太冲曰：「乘亂以濟私，致干衆怒，是賊也；正中守土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從之。是年作監國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南中脫走，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誅之，熊汝霖恐其挾國安爲患，曰：「非殺士英時也，使其立功自贖。」太冲曰：「公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兵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汝霖大慚，謝過焉。遺書總兵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中放船伐鼓，意在自守也，薏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豈能久守乎？」總兵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軍大驚，廷議欲封以伯，太冲言於嘉績曰：「若封以伯，則國柱日橫，且何以待後來有功者？請署爲將軍。」從其請。又力言西進之策，孫嘉績以所部卒盡付之，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正中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太冲深結之，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諸軍與之仁有隙，皆不能支餉，而太冲軍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夜走，投太冲，

拜於牀下，太冲出撫其衆，遂同繼佐西行，渡海，駐潭山，烽火遍浙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尚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來會師，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直抵乍浦，約崇德、孫夷爲內應，會清兵已戒嚴，不得前，復議再舉，而王正中軍潰於江上，太冲走入四明，結山寨自守，殘兵從至者五百餘人，駐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慮從計，戒部下無妄動，部下不遵節制，擾山中民，民潛焚其寨，都將茅翰、汪涵死之。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督御史。時方發使拜山寨諸營官，太冲言諸營之強，莫如王翊，乃心王室者，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諸營，以捍海上，朝臣皆以爲然；俄而清兵圍健跳，城中危甚，會蕩湖救至得免。時熊汝霖、劉中藻、錢肅樂皆死，太冲失兵無援，與尚書吳鍾巒坐船中講學，推算歐羅巴歷法而已。太冲之從亡也，母氏尚居故里，而清帝下詔凡前明遺孽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太冲聞之，恐母氏罹罪，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歸鍾巒棹三板船送三十里外，哭別於波濤中。是年監國由健跳至翁州，復召太冲副馮京第，乞師日本，之長崎島，不得請，太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乃回甬上。是時大帥治浙東，凡得名籍與海上

有涉者，卽行翦除。太冲雖杜門息景，然位在列卿，而江湖俠士，多來投止。馮侍郎京第結寨，杜與卽太冲舊部。大帥習聞其事，太冲名與馮侍郎並懸通衢。有上變於大帥者，首列太冲名，捕者益急。太冲竄匿草莽，東徙西遷，屢瀕於危；然猶挾帛書招婺中鎮將，遣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弟宗炎與京第交通有狀，被獲，刑有日矣。太冲潛至鄴，以計脫之。慈水寨主沈爾緒難作，牽連太冲，大帥遣人四出搜捕，乃繫眷屬伏處海隅草間苟活。師承記其後海氛漸滅，太冲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於是始畢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

太冲嘗自謂受業戴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戴山之緒。太冲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學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神道碑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於心，則又爲僞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墮講學之弊，不爲障霧之言，其學盛行於東南。當時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稱，二曲者李中孚也。師承記謝山謂太冲以濂洛之統，綜合諸家，橫渠之禮教，

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良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

神道碑

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先以詩寄太冲，愆患之，太冲次韻答以不出之意，方藹商於太冲門人陳庶常錫嘏，對曰：「是將迫先生爲謝疊山矣！」其事遂寢。未幾有詔命葉方藹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太冲爲世家子弟，家有十三朝實錄，復爛於掌故，十八年方藹與元文又薦太冲乃與前大理寺評事興化李清同徵，招督撫以禮敦遣，太冲以母老病辭，方藹知不可致，乃請詔下浙江巡撫，就家鈔所著書，有關史事者付史館，元文又延太冲子百家及鄞處士萬斯同參訂史事，斯同太冲之弟子，太冲戲答元文書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二十九年，帝以海內遺獻，問尙書徐乾

學舉太冲，但言其衰老乃止。

浙江通志

太冲雖未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太冲，本紀則削去誠意伯（劉基）撤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曆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類。如地志亦多取太冲今水經爲考證。太冲多碑版之文，其於

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晦木晚年亦好佛，太冲爲之反覆言之，不可。蓋於異姓之學，雖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晚年好聚書，所抄自鄴天一閣范氏，歛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神道碑

太冲於戊辰冬，已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太冲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太冲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乙亥秋寢疾數日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遂不棺而葬，得年八十有六。神道碑 門人私諡曰文孝，學者稱南雷先生，子百家，字主一，著有學篋初稿，能世其學。

太冲之學出於叢山，雖姚江之派，然以慎獨爲宗，實踐爲主，不恣言心性，墮入禪門。師承記 續

密平實，湯斌文集 博覽羣書，兼通步算，能古文詞，尤工爲詩。南雷詩歷序及阮元晴人傳 及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

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浙江通志 嘗以南宋以後講學家空談性命，不論訓詁，教學者說經

則宗漢儒，立身則宗陽明。

其論易曰：「聖人以象示人者，七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動爻，卦變，先天，乃崇七象，黜四象，著易學象數論以授學者。」又論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證太乙，取吳越春秋占法，春秋外傳伶州鳩之對測六壬，推五行之究極，本乎大道，不用臆說。文獻徵存錄歷學則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箴箴，嘗言勾股之法，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神道碑嘗用泰西術探日月五星之會，以知其行度，宣城梅文鼎算星歷本周髀經，人服其精，其實肇自太冲。

嘗取明代儒者區分之，定學案冠以師說，弟子附焉。文獻徵存錄其發凡云：「大凡學有宗旨，是

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鷟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鐙取影，杜牧之云：「九之走盤，橫斜圓直，以可盡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九之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明儒學案發凡後又輯宋元學案

尙未成編，遺命子百家成之。譜年又嘗令弟子取漢宋諸儒經解，併其煩複，著其異同，勒爲一書，經始春秋，只春王正月一句已盈五六帙，度不可成，遂罷。徵存錄

其論歷算，嘗謂「長水註楞嚴流變三疊，及徐岳太乙兩儀算學，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分數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卽是豎，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橫，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又有論孔子生卒，曰：「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邱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復可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杜預註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則孔子之生年在庚戌，亦無可疑也。」阮文極精確，開後考史年代真僞之端。神道碑太冲之學大要如此，太冲講學，徧於大江以南，而辯香所

柱，莫如江東。年譜其學術之旨及學侶弟子，詳於下篇。

太冲性耿介，待人接物，爽然以直，不爲媿媮之習，亦不爲過偏激之舉。嘗云：「嘗疾世之喜誹謗人者，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矜氣節者則罵爲標榜，志經世者則罵爲功利，讀書作文者則罵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罵爲俗吏。接庸生數輩，則罵考亭爲不足學矣。讀艾千子定待之尾，則罵象山陽明爲禪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以黨亡國。相訟不決，以後息者爲勝。東坡所謂牆外悍婦，聲飛灰火，如豬嘶狗嗥者也。」南雷文案卷四七怪可以見當時名士輕薄之習。故太冲疾惡如仇，於友朋中多不少可，必責以正，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宴以伎侑酒，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獄中，而放誕如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時人皆歎爲至論。及選明文，或謂當黜方域文，太冲曰：「姚孝錫嘗仕金，元遣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其論人嚴，亦未嘗不恕者如此。師承記其自序行朝錄曰：「唐末黃巢，兵逼潼關，士子應試者，方流連曲中以待試，

其爲詩云：「與君同訪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桂子，任從陵谷一時遷。」中土之文人大抵無心肝如此。豈知海外一二遺老孤臣，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盡爲冷風野馬者，尙有此等人物乎？」行朝錄 嗚呼！可以見太冲之志矣！南雷集 全祖望結埼亭集 梨洲神道碑文 徵存錄 浙江通志 黃垆炳梨洲先生年譜 明儒學案 萬斯大 梨洲先生世譜 全祖望 續甬上耆舊詩 徐薰 小鵬紀年 海東逸史 奉傳鈔 他書不備錄其文

二 學術述略

吾嘗謂顧寧人開有清之經學；黃太冲開有清之史學。太冲天資尤爲卓絕過人，其學問大要可分爲四端：(一) 太冲之學術思想。(二) 太冲之政治思想。(三) 太冲之史學。(四) 太冲之文學。而其學問之旨趣，均不出史學之範圍，茲分別而言之。

(一) 太冲之學術思想。

太冲致力學術，一生精力，在於學案。學案之名，實卽今之學術史，其體實爲太冲所創獲。然

在古代雖無學案或學術史之名，但如史記中之儒林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漢書儒林傳，以及宋史之道學傳，實卽寓學術史之意。見於經籍者，若禮記中之學記，儒行，檀弓等篇，或記儒者之言行，或記儒林之遺事，要不可謂非學案之嚆矢。其後繼此而成爲專書者，若清人袁均所輯之鄭志，記漢鄭氏之言行，宋朱子纂所編之伊洛淵源錄，明周汝登纂宗傳，孫奇逢之理學宗傳，已成學案體之雛形。然若伊洛淵源錄諸書，率以道統自命，立論所以傳道，非所以傳學，而其編纂之法，亦未大明。太冲所纂學案，則確有其編纂之宗旨，分類之方法，其長尤在有系統之組織，而無道統之成見，非肆口而妄談者可比。太冲自云：「從來言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陋陋，常願博古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義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疏略。」太冲此言，誠爲自得其甘苦，四庫提要之言，不無過論，談吾國學術史之專作，要不可不首推斯書，非可與以後之著作唐

鑑之國朝學案小識，尹會一之北學編等類而論也。

太冲纂有宋元學案及明儒學案，子劉子行狀等書；宋元學案爲太冲未成之書，全祖望王梓材爲竟其書，體例雖仍其舊，而非太冲之原書。茲先就明儒學案等書言之，明儒學案記明一代儒者之書，其編纂之方法，及其組織之特長約有數端：

(一) 將有明一代儒林爲有系統之排比，而以陽明戴山爲宗，若網在綱，全書前後均有照應。

(二) 洞見各儒者之宗旨，而能用最簡單之語綜括而出之，提要鉤玄，纖屑無遺，尤爲太冲之創見。

(三) 搜輯有明一代儒者之載籍，亦非易事，而能分別其事實，辯別考訂其年代，分晰其一生前後之思想，而明其思想之變遷，於陽明景逸諸傳均能見之，已含綜核歸納之方法。

(四) 苟於其理之未當，雖於其所宗者亦不惜闢之。

吾人已知明儒學案之特長，而後言其內容，以證明其說。茲先言明儒學案之組織，首爲崇

仁學案，明初吳與弼康齋之學派，次白沙爲陳獻章之學派，次河東爲薛瑄敬軒之學派，次三原爲王恕石渠之學派，次姚江爲王陽明。姚江之學又分爲浙中王門，徐愛橫山，錢德洪緒山，王畿龍溪等；江右王門，鄒守益東廓，歐陽德南野等；南中王門，黃省曾五嶽，唐順之，荆川等；北方王門，穆孔暉玄菴，楊東明晉菴等；粵閩王門薛侃中離等。學陽明而少變者爲止修學案李材見羅，泰州學案，王艮心齋耿定向天臺等。甘泉學案爲湛若水甘泉及其從學之士。諸儒學案首方孝孺遜志，終孫奇逢鍾元。東林學案則爲顧憲成，高攀龍景逸等，而以劉宗周蕺山殿焉。太冲之纂學案既以陽明爲宗，然陽明再傳之後輒流於禪，不可不亟辯，故太冲所撰子劉子行狀云：

「當是時，浙河東之學，新建一傳，而爲王龍溪畿，再傳而爲周海門汝登，陶文簡則湛然澄之禪入之，三傳而爲陶石匱梁爽齡，輔之以姚江之沈國謨，管宗聖，史孝咸而密雲之禪又入之。會稽諸生王朝式者，又以掉闔之術，鼓動以行其教。證人之會，石梁與先生分席而講，而又爲會於白馬山，雜以因果僻經妄說，而新建之傳掃地矣。」

蓋陽明之學，其末流已入於禪，有戴山出而爲匡正，而後陽明之學始返於正，故太冲之纂

學案前以陽明，後以蕺山爲宗，而諸儒之醇疵，多折衷於斯。

太冲之述陽明之學也：首則述其思想之變遷，次則述其學術之宗旨，次及其學術宗旨之定義，次辯明其非禪學，而陽明意之未足處，亦時或有補正之。學案之述陽明，其次序雖未能如上所云，然細繹其文，均可於此獲見之。其述陽明思想之變遷，太冲引蕺山之言云：

「先生之學始出詞章，繼逃佛老，終乃求之六經，而一變至道，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先生教人喫緊處，在去人欲而存天理，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其要歸於致良知，雖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陽明傳信錄序

是陽明之學始則存天理去人欲，繼則知行合一，終乃成致良知之教。太冲序陽明修學之進程云：

「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自此以後，盡去枝葉，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有未發之中，始能有發而中節之和，視聽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出之自有天則。蓋良知卽未發之中，此知之前，更無未

發良知即是中節，此知之後，更無已發。此知自能收斂，不須更主於收斂，此知自能發散，不須更期於發散。收斂者感之體靜而動也；發散者寂之用動而靜也。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居越以後，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非，開口即得本心，更無假借湊泊，如赤日當空，而萬象畢照，是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也。」

由上二節以觀，將陽明思想之變遷，分析極爲清楚，陽明所主張之「格物」「性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太冲均有適當之解釋，吾人不妨略引其文於此，以見陽明學說之一端。「格物」二字，太冲最簡單之解釋爲：

「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上，皆得其理。」

按陽明之所謂「格物」，物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如「意在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故陽明云：「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心物一致，故倡「性即理」之說。太冲引陽明之說曰：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

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親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親之理矣。理豈外吾心耶？是陽明之說，純爲客觀的唯心學家。其言「致良知」之說，今先釋「良知」二字，陽明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

「良知」二字已明，若再言「致」字，太冲云：

「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虛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僞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

所謂「知行合一」者，上文「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二語，最爲明晰，旣明以上陽明所主張之原理，然後引太冲所述陽明學術大旨於后：

「先生憫宋儒之後，學者以知識爲知，謂人心所有者，不過明覺，而理爲天地萬物之所

公共，故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而無間，說是無內外，其實全靠外來聞見，以填補其靈明者也。

先生以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故於致知格物之訓，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識爲知，則輕浮而不實，故必以力行爲功。夫良知。應。神。速。無。有。等。待。本。心。之。明。卽。知。不。欺。本。心。之。明。卽。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

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於是；而或者以釋氏本心之說，頗近於心學，不知儒釋界限只一「理」字，釋氏於天地萬物之理，一切置之度外，更不復講而止守此明覺，世儒則不恃此明覺而求「理」於天地萬物之間，所爲絕異，然其歸理於天地萬物，歸明覺於吾心則一也。向外尋理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總之合得本體上，已費轉手，故沿門乞火，與合眼見關相去不遠。

先生點出，心之所以爲心，不在明覺，而在天理，金鏡已墜而復收，遂使儒釋疆界渺若山河，此有目者所共睹也。」

宋儒以後之學者，以知識爲知，必窮盡天地萬物之理，然後吾心之明覺，與之渾合；釋氏本心之說，則於天地萬物之理，置之度外，故太冲以前者謂之「沿門乞火」，後者謂之「合眼見關」，皆未得其究竟。陽明之訓，於致知格物之說，卽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故非薄知識而以力行爲功夫。總之陽明之學，由心性而至事物，徹內徹外，爲一貫，與釋氏之直指本心，朱子之理氣爲二者迥然不同。後之劉蕺山、孫慎行以及清之顏習齋、戴東原，氣質之性皆善之說，在心性學上，更爲精密之研究，其學皆啓於此。然王學末流，多流於禪，如四無之說，鏡花水月之喻，與禪學奚別？然陽明之學果從禪學中出乎？是不可不辯。明儒學案卷十薛中離條下云：

「世疑陽明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曰背考亭，曰涉虛。先生（指薛侃）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以理爲己有。陽明以理在乎人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萬

物而循之，是道能弘人，非人能弘道也。釋氏之所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之水也。

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性卽理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證道記，有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其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學問之事，寧容與之辨乎？

所謂二疑既釋者，一、則天地萬物之理具乎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二、則四無之說非出自陽明。此疑既解決，則陽明之學可謂昭然於世。故太冲嘗云：「嗟呼糠粃眯目，四方易位而後先生可疑也！」陽明四無之說爲：「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四句之教與陽明所言頗有不合，故太冲頗疑之。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條下云：

「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嘗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爲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起？無乃語語斷流絕港乎？快哉四無之論，先生當於何處作答？卻又有上根下根之說，謂教上根人，只在心上用功夫；教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功夫，又豈大學八目之旨？」

其二則以陽明致知格物之說，陽明嘗云：「工夫難處全在致知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旣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云。」

太冲於此語亦頗有致疑之詞。太冲云：

「先生既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又另有正修工夫，只因將意字看作已發，故工夫不盡。又要正心，又要修身，意是已發，心是未發，身又是已發。先生每譏宋學支離，而躬自蹈之，千載而下，每欲起先生於九原，質之而無從也。」同上卷

陽明之學本徹內徹外，爲一貫之學，四無之說，則與陽明至善是心之本體之說不合；上根下根之說，正心修身亦各有用力處，亦與陽明致良知一貫之旨不合，故太冲不惜爲文以質之。

由上文以觀，將陽明之學，逐次分析而出，此文雖由楨略爲排比，然讀明儒學案之姚江學案，卽可以知太冲編纂之意，條理分明，剖析思想，極爲精微，然於陽明之學，意有未安者，亦不惜辨難之，是太冲之思想之銳敏，爲人所不可及者。明儒之學，繼陽明而起者爲叢山，太冲親受業於叢山者也，故於叢山慎獨之旨，發明亦最詳盡，約其學術，釐爲四端。子劉子行狀云：

先生宗旨爲慎獨，始從主敬入門，中年專用慎獨工夫，慎則敬，敬則誠，晚年愈精微愈平實，從嚴毅清苦之中，發爲光風霽月，消息動靜，步步實歷而見，故發先儒所未發者，其大端有四：

「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問慎獨，專屬之靜存，則動時工夫果全無用否？先生曰：「如樹木有根，方有枝葉，栽培灌溉，只在根上用，枝葉上如何著得一毫。靜存不得力，纔喜纔怒時，便會走作，此時如何用工夫，苟能一如其未發之體而發，此時一毫私意著不得，無工夫可用，若走作後，便覺得便與他痛改，此時喜怒已過了，仍是靜存工夫也。」

門人葉潤山廷秀疑誠意不足以攝內外，先生曰：「意誠則心之主宰處，止於至善，而不遷矣，止善之量，雖通乎身心家國天下，而根據只在意上，蓋謹其微者，而顯者不能外矣。如此則動而省察之說可廢，省察即是存養中最得力處，不省不察，安得所謂常惺惺者存，又存個何物？養個何物？今專以存養屬之靜一邊，安得不流而爲禪；又以省察屬之動一邊，安得不流爲僞，不特此也，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謂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爲雜，二之已不是，況又分而爲三乎？」

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心中之好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一於善而不二於惡，正見意之有善而無惡，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指

所存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將孰爲所存者乎？如心爲所存，意爲所發，是所爲先於所存，豈大
學知本之旨乎？蓋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
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方爲真工夫，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格致可言。問意爲心
之所存，好善惡惡非以所發言乎？曰：意之好惡，與念之好惡不同，意之好惡一幾而互見，念之
好惡兩在而異情，以念爲意，何啻千里。

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謂程子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
時下不得個靜字。」已是千古卓見，卻不肯下個動字，夫喜怒哀樂非以七情言也，一心耳，而
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也，謂之喜，仁之德也；自其油然而暢也，謂之樂，禮之德也；自其
肅然而斂也，謂之怒，義之德也；自其愀然岑寂而止也，謂之哀，智之德也。乃四時之氣，所以循
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性之德也。故
人有無七情之時，而無無四德之時，儒者苦於未發前求氣象，不已惑乎？須知一喜怒哀樂，自
其存諸中言謂之中，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於於穆者是也，陽之動也；自其發於外言謂之和，

即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陰之靜也。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內有陽舒之心，爲喜爲樂，外即有陽舒之氣，動作態度，無不陽舒者；內有陰慘之心，爲怒爲哀，外即有陰慘之色，動作態度，無不陰慘者。推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皆然。

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謂子曰：「易有太極。」周子則云：「無極而太極。」無極則有極之轉語，故曰：「太極本無極。」蓋恐後人執極於有也。而後之人，又執無於有之上，則有是無矣。轉云無是無，語愈玄而道愈晦矣。不知一奇即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即陰陽兩儀之象，兩儀立，而太極即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於是縱言之，道理皆從形氣而立，離形無所謂道，離氣無所謂理。天者萬物之總名，非與物爲君也；道者萬器之總名，非與器爲體也；性者萬形之總名，非與形爲偶也。知此則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性。

粵自大學中庸，散於禮記，程朱表章以爲心學之書，有功於道術，信乎不淺。而後之言大學者，以把持念慮爲誠意之功，道心瀾於危殆；言中庸者，以靜觀氣象窺未發之朕，中體落於偏枯。二書矛盾，非先生身體而力行之，又何以知未發之中，即誠意之真體段，而二書相爲表

裏也。」子劉子
行狀

右太冲所舉四端：(一)靜存之外無動，須用靜存工夫。(二)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三)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四)道心卽人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性。其學說由內至外，可謂一貫。戴山之學承陽明之續，於陽明之說更匡正而補益之，其疑於陽明之學說，一則駁天泉證道四無之說；一則駁良知之說。四無之說，太冲之說與之相同，故不另錄，其駁良知說曰：

「知善知惡，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崇也，良在何處？止因新建將意字認壞，故不得不進而求良於知，仍將知字認粗，故不得不進而求精於心，非大學之本旨明矣。」

其辨「知」「意」「念」諸字皆極精密，知爲心崇一語，最爲確切，故太冲云：「蓋先生於新建之學凡三變，始而疑，中而信，終而辨難，不遺餘力，而新建之旨復顯。」太冲之修學案以

陽明爲宗而陽明以後之諸儒多折衷於蕺山者以此。

吾人讀陽明，蕺山二家學說，太冲對於各派之學說能用鳥瞰式之方法，將其學說大旨攬括無餘；而其它諸家，則能用提要鉤玄方法，三言數語能將其學說揭要而出，非認識其本旨者不能爲此。明代諸家除陽明，蕺山而外，尚有白沙，甘泉諸家，茲不具引，茲將太冲批評諸家揭要之語略抄於後，以知明代學術之一變，與太冲辨析之功云爾。

明初諸儒

吳康齋與弼 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行，只在走趣語默之間，所謂天根卽是主宰，貫動靜而一者也。

夏尚朴敦夫 認心與理爲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

陳白沙獻章 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貫。靜中養出端倪。

張廷實翻 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授聖人
之用。

薛敬軒瑄 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

呂涇野柟 以格物爲窮理，及先知而後行。

王介菴恕 推之事爲之際，以得其心安者。

陽明學派

王龍溪畿 先生之論，大抵歸於四無，以正心爲先天之學，誠意爲後天之學，從心上立根，
無善無惡之心，卽是無善無惡之意。

徐魯源用檢 以復性爲學，則必求其所以爲性，而性囿於質，難使純明，故無事不用。

鄭東廓守益 得力於敬，敬者良知之精，而不雜以塵俗者也。

歐陽南野德 羅整菴不契良知之旨，謂佛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以知覺爲性，今言吾

心之良知卽是天理，亦是以知覺爲性矣。先生申之曰：「知覺與良知不同，天理者良知

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知覺不足以言也。」

聶雙江豹 以歸寂爲宗。

劉兩峯文敏 雙江主於歸寂；先生則言發與未發，本無二致，戒懼慎獨，本無二事。

胡廬山直 大旨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

鄒南皋元標 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功夫。

黃五岳省曾 先生所記數十條，往往失陽明之旨。

唐荆川順之 先生之學，得之龍溪者爲多。以天機爲宗，無欲爲功夫。

蔣道林信 理氣心性，人我貫通無二。

穆玄菴孔暉 學陽明而流於禪，故陽明集中未有問。

楊晉菴東明 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間，只是渾淪元氣，生天生地生萬物，都是此氣爲之。

一 洗理氣爲二之說。

李見羅材 拈止修兩字，以爲得孔曾之真傳。天命之真，即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即所謂身

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無離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

王心齋良 以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身與天下國家一物也，欲齊治平，在欲安身。

王一菴 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以意爲心之所發。

羅近溪汝芳 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爲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爲大，此事生

生不息，不須把持，不須接續。

耿天臺定向 謂學有三關，一卽心卽道，一卽事卽心，一慎術。

周海門汝登 以性爲無善無惡，失卻陽明之意。

甘泉學派

湛甘泉若水 隨處體認天理，大旨謂陽明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格物是正念頭也。苟不

加學問思辯之功，則念頭之正否未可據。

洪覺山垣 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以救師門隨處功夫，其工夫全在幾上，用幾有

可見，未幾則無見也。

唐一菴樞 於甘泉之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字。

許敬菴字遠 必須方寸地灑灑不挂一塵，方是格物。夫子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方是格物榜樣。

諸儒學派

陳剩夫真晟 推尋此心之動，而務主於一，靜有所養，而妄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

羅整菴順欽 性命之妙，理一分殊，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湛寂而無餘。

東林學派

顧涇陽憲成 論學於此爲體，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高景逸攀龍 心與道爲一，盡其道而生，盡其道而死，是謂無生無死，非佛氏所謂無生無死。其學以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

黃白安尊素 以開物成物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安危。

孫淇澳慎行 其學發先儒未發者凡有數端：（一）近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別有一種氣運之命，雜揉不齊，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三者異名而同病。（二）謂性善氣質亦善。（三）人心道心非有兩項，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性。

由上諸節以觀，吾人所得之結果，（一）劉蕺山、孫慎行、氣質之皆善之說，有清顏習齋、戴東原諸家言心性之學說，實啓之明代，吾人可以知學術演變之蹟，絕無無統系者。（二）吾人讀王陽明、劉蕺山、孫慎行諸人學案，太冲將諸大家之思想分析極爲清楚，非眞認識其學力不可。又如高景逸之學案，能將其每年之學說之變遷一一說明之，可以知其治學之方法。（三）以上諸家之學說，能二三句將學說揭說，尤非有識力者不能。故太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云：

「夫聖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其微言大義，苟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則諸

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傳授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於堂下，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考其優劣，其能無失乎？南雷文定前集卷四

右可見太冲辯學精粹之旨。至明儒學案中所言心性氣質之說，大抵由朱子理氣爲二之說，漸趨於理氣爲一，氣質之性皆善之說，由二元論而變爲一元論，不可不謂性理學之進步。茲篇非專討論心性之學之書，故不贅述，茲將移史館書全文抄錄於後，以見太冲學術之一般，並可知修明儒學案之旨趣。原書云：

……（接上）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是矣，薛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剩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庵、魏莊渠、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虛，』

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此卽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卽陽明心卽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卽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

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會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言羅念庵本非陽明

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庵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在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歎焉，於門人乎何有！」念庵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戴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戴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

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窮理，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

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戴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戴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迺刻乎？

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卽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於邢恕、陸棠且爲奸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子，殺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爲孔曾累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之，其間如江右之王塘南、昆陵之孫淇澳，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雖然，某之叨叨分疏，終屬末流，於史法無當也。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

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爲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於諸公，朱子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謬無所折衷可知。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則薛胡陳王有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庭，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間，猶如明朝閣部，其位一定，今以閣部不當從而顛倒其位可乎？嗟乎！聖學不求人知，優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著誤，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深造，豈繫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議，上玷高明，深願諸公慎之也。

辯析道學與儒林之說，極爲精確。道統之說，支持宋元三四百年，太冲能推廓而清之，至其辨別學術之同異，而不主於一是，此尤具客觀之精神。然太冲聰明過人，時有過人之見，亦時有偏謬之理，固不足爲太冲諱，要之此老思想之銳敏，觀察之清楚，實後人所不可及也。

(二) 太冲之政治思想。

太冲對於政治富於思想，而忽於實驗，吾人讀所著明夷待訪錄類能知之。今總括其意，約分爲思想與實驗二方面。太冲之政治思想，首在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君臣本爲維持治安之人，君主與人臣雖有地位之大小，而實際均爲維持治安之人。故云：「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原是以君亦爲臣民中之一位，非截然無等級也。君之名分已如此，而臣之責任則以「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原泊後臣之義不明，以爲「臣爲君而設，視天下人民爲人君囊中之私物。」而臣道墮矣。至斯則爲君者肆無忌憚，爲所欲爲，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云：

「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

君主之害，流毒數千百年，在明清之際，專制時代，既無法以制止之，其唯一可以少殺君主之威，而獲人民之治安者，則惟有「法」。立法之意，其來已久，所以維持人民之治安，並非爲一己而立，故「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後世私己之法，適足爲君主之利器，故人有云：「有治人，無治法。」然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乃法爲私己之人所主，故所得

效果如此；設若所立之法，爲人民所公立，守此職者，或畏懼而不敢犯，縱有所舞弊，亦不至如私於一己之法毫無忌憚者可比，故太冲持「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之論，其言曰：

「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

法既已立，原以衛民，君主之臧否，又不能更易，則守法之人，不能不責成於宰相，以執行其法；使君主有所畏懼，不敢變動其法，在於養成清議，則不能不責成於學校，而歸之於取士。其立相之意，謂：

「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尙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爲賢者矣，不亦並傳子之意而失者乎？」相置

其內閣組織之法，則依唐張說爲相之事，列五房於政事堂後，一曰吏房，二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體房，分曹以主衆務。詳見太冲所著之置相篇。

有合法之宰相，有責任之內閣；而監督政府督責內閣者，則在於人民；而最足代表人民之言論者則在於學校，太冲之旨，雖未明言而其意則固如是，故云：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爲是非，而公是非於學校。是故養士爲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爲養士而設也。」學校

學校代表人民之言論，即顧寧人所謂「清議」之意，洎夫學校日壞，而人民代表之言論更無矣，故云：

「……而所謂學校者，科舉鬪爭，富貴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勢利，一變其本領，而士之有才能學術者，且往往自拔於草野之間，於學校初無與也，究竟養士一事，亦失之矣。於是學校變爲書院，有所非也，則朝廷必以爲是而榮之；有所是也，則朝廷必以爲非而辱之。僞學之禁，書院之毀，必欲以朝廷之權，與之爭勝，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

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猶然循其名而立之，何與？」校學

朝廷既不能養士，科舉流行，取士亦非其道，而清議之塗遂塞。以上太冲對於政治之思想，極爲精湛，在今日視之，或以爲平常，然在當日，實爲人所不敢發之論。至其論明之廢宰相之弊，及書院學校之廢與，非深晰當日之利弊者，不能爲此深切之論。惟太冲對於政治之建設方面，如云：建方鎮，復井田，都金陵。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兵之養，當取之於戶。廢金銀，使天下貨物之衡，盡歸于錢。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其所論或見於當時之虛弊，或鑿於古人之流傳，時間已過，則其論皆爲陳迹，要不如太冲所論政治思想之深切著明也。

(三) 太冲之史學。

明代史學自王弇州之四部稿後，一時士大夫頗憲學治乙部之書，繼四部稿而出者，若鄭曉之吾學編，李贄之名山藏，朱國禎之皇明大政記，大訓記等，不下數十種。蓋至明季史學之盛，

約有三因：（一）爲東林闖黨之爭，其變至劇，故記其事者亦最繁。其最著之書，記東林事者頌天、臚筆、記魏黨事者徵吾錄是也。（二）邊事日繁，胡虜南侵，記其事者若王在晉之三朝遼事實錄、陳仁錫之無夢園集、張鼎之寶日堂集等是也。（三）明亡清人入關，殺戮最甚，記事者若徐秉義之忠烈紀實、溫容臨之南疆逸史是也。凡此明季載籍，全謝山稱其「不下千種」，余有專文記之，茲不贅述。但明季有統系之記載，亦不多睹，如談遷之國權、查繼左之罪羅錄、張岱之石匱藏書，等均不下百卷，頗負一時盛名。談儒木國權一書用力最勁，史料較爲確實。然如張宗子之石匱藏書（說者本爲谷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所竊取，今見其書，始知其說之謬。）體例本非完善，其藝文志中，著述僅及萬曆而反錄其自著之書。查伊璜之罪羅錄等書，文極艱澀，且自書其名爲「左尹非人」，亦非史例。此舉其笨笨大名之著述，猶且如是，若夫以恩怨相與，或聽諸傳聞，則更難憑信。蓋明季之人，喜作野史，已成風氣，士品不齊，瓊瑜互揜，亦自宜也。（詳拙著晚明史籍考）太冲之評晚明史學最爲精當，其撰談儒木墓表曰：

「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爲盜名之祕經而已。余觀當世不

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攘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辦。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以爲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于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援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爲□□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史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南雷文約卷二

「矢口遷固，而不屑於弘悅。」此晚明史學家之通病；太冲之於史學，多取諸事實，而加以別裁，不憑傳聞，此太冲之卓見，吾人讀其移史館諸書，及辭張郡侯修志書可知。太冲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慨然有國史之志，惜未見其書，其所著之行朝錄、海外勸哭記諸書，或身之行間，得之目睹，欲成爲一代之史而未成者，僅記其見聞而已。惟年代湮遠，多有後人追增，詳著述

考惟太冲之於當時之事，亦不免時有偏見，存於其間。蓋當時士林分東林非東林二派，東林派之士，每以福王南渡引用馬士英、阮大鍼爲非，甚則詆及福王；非東林之士，則反是。如李清之南渡錄存心忠厚，頗爲福王辯護，而東林派之士則卽非之。太冲爲東林之後裔，力主東林之說，非但疑福王之政事，甚則疑福王爲僞，以此相傳，至全謝山仍持其說，太冲本疾夫言無故事之流，而已尙未能免此，要不可爲太冲諱者也。至太冲史學之識，約有四長：

其一、晚明之著述，但憑傳聞，或諛墓之文，故不能甚足徵信。太冲則訪求各家遺書，搜求史料，亦不似羌無故事，徒作文章者可比。觀其所著之明文海、明儒學案可見，均搜輯數百家之著述，積數十年之力而後成者也。

其二、今之讀史者，率多注意於本紀列傳，記史事之文，而志表則注意之者極鮮，殊不知旁行斜上之表，考正典禮之志，均極關史事。萬季野著有補歷代史表，太冲序之云：

「司馬遷創爲本紀、志、表、列傳，諸史皆用之，後漢卽有志而無表，三國表志並無矣。以南朝而言，晉、宋、齊、梁、陳皆無表，梁、陳並無志也。以北朝而言，魏、齊、周、隋皆無表，齊、周並無志也。唐

之志表極詳。五代既無表，而司天職方二考則律歷五行地理三志之略，其他不能及。宋遼金元志表俱備，然據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略。豈非讀史者之憾乎？是故杜氏通典，鄭樵通志，文獻通考皆足以補史志之缺文，而補表者古今以來無其人也……余友萬季野，讀書五行並下，嘗補二十一史表五十四卷，朝士奇之，欲爲刊行，誠不朽之盛事也。」由上之文以觀，補志補表之業，實由太冲啓之。

其三、史學之範圍，非獨及於政治學術而已，能考定史事之真僞，時代之確正，尤在於地理曆法諸學。太冲之於史學，尤注意於地理曆法長術。嘗云：

「……既以志而論，傳世久遠，亦多錯誤。如漢律曆志，統母誤爲統法，見月法誤爲月法，見月日法誤爲日法，至於除法尤爲錯亂。余推冷州鳩七律方爲之改正，後漢律曆志所列元紀節章之法，以乾鑿度較之，大概不合，同出於四分，而鑿可推，曆志不可推，其爲誤也多矣。」

（補歷代史表序。）曆志之不修，其誤史事如此。故明史之律曆志，太冲多有所補正。魯監國之大統曆，即太冲所手推；於地理之學，則有今水經、證鄺道元水經注之缺誤，開後人治水經

之業。太冲於史學而注意曆法地理，蓋猶顧寧人之治經學而特注意於音韻，均於學術界最有發明者也。

其四、太冲對於史學之組織，尤重條例，其著明儒學案，其條理之精密，固已如上所云；卽如所著之金石要例，亦於金石中之稱謂，得一綜合之例，引用此法，於史學之事實及年代，能得一比較確實之證據，開後人考史之風。

由上四事以觀，浙東史學卽導源於此，章實齋之史學，完全由太冲之史學嬗變而出者也。

(四) 太冲之文學。

太冲不以文爲文，而文自汪洋可喜。其論文之旨，在知文學之變遷。文主言之有物，性情自然流露，而不主典則修飾訓詁鬪釘之文學。文在隨地流出，方言譯錄，皆可入文；而其長尤在表章一代之文物，流風餘韻，遺事近聞，流傳於無窮，此太冲爲文之旨也。嘗疾今人言之無物，文曰：『周元公曰：文所以載道也，今人無道可載，徒欲激昂於篇章字句之間，組織綴綴以求勝，是空無一物而飾其舟車也。故雖大輅餘楹，終爲虛器而已矣。』南齊文案二陳葵獻偶刻詩文序

其論文學之變遷，見於其所著姜山啓彭山詩稿序、陳葵獻偶刻詩文序，茲不具引，今將其論詩文之旨略書於后。其論文云：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者，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憤憤耳。」南雷文案卷一 庚戌集自序

明季摹古之風，至太冲之時而極。太冲深知文學變遷之故，故曰：「其可變者詞，而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深破是古非今之病。當時詩體叢生，有公安竟陵等派。太冲嘗曰：

「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祕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塗，是使詐僞百出，止留其膚受耳。」新熊封 詩序

然而太冲之見以爲必爲唐，必爲宋，至不敢易一辭，縱使似之亦不足貴；然亦不主張不學，

必學之至，而後可以無所學。（曹實庵詩序）故太冲論詩之旨曰：

『酒醒夢餘，閒拈韻語，以破寂寥，則時有會心，然後知詩非學之而致。蓋多讀書，則詩不求工而自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可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只從大家之詩，章參句鍊，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耳。故論詩者，但當辨其真偽，不當拘以家數。若無王孟李杜之學，徒借枕籍咀嚼之力，以求其是，蓋未有不僞者也。一友以所作示余，余曰：「杜詩也。」友遜謝不敢當，余曰：「有杜詩，不知子之爲詩者安在！」友茫然自失，此正僞之謂也。」

南雷詩
歷題辭

詩文而貴於摹倣，則其格已卑，其性靈更無可言矣。故讀太冲之文，若陳葵獻墓誌、陸文虎墓誌、查逸遠墓誌、世事之興亡、鄉邦文獻之興替、逸事瑣聞、流於言辭、吾人生於二三百年之後，一讀其文，則如見其人，如臨其境，是知太冲文章之可貴，全謝山結琦亭集中考史之文，半由太冲啓之也。故知鈞輯舊事，蔚爲新文，輯舊事於已亡，存典章於後世，此學方興未艾，太冲實啓其端。

右舉四端，太冲學術之旨，大要如此。至批評太冲之學術者，全謝山謂：

「先生不免餘議者有二：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卽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二，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有枝葉。」結埼亭集答問學術帖子

謝山推崇太冲備至，其言要爲允當。要之太冲，天資過人，思想銳敏，實有開創之思想，其張南垣傳云：「古今之事，後起之勝於前者多矣。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起於椎輪。」具有進化之學說，爲前儒之不可多得者。至批太冲之短者：一則謂：徐元文報主一參史局，太冲有「遺子從公，可以置我」一語。二則謂：明夷待訪之錄，存一待時之見於胸中，殊不知明夷之錄，在禁網之時，誠有人不敢爲之言，人不易見到之識，近人章太炎非黃之文，見太炎文錄卷一不無過當之論。全謝山甬上證人書院記，評太冲學術，見地入微，錄之於後，以爲此篇之殿：

「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清獻公尙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敝，高談心性，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爲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

鋼疾爲之一變。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衆勢以主教。陽明當建文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紇葱嶺異端之夾雜，故戴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戴山聖門之狷，其評至允，百世不易也。

然先生之學極博，其於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至二氏之藏亦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詆以駁雜者，不知先生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也。夫學必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固陋之胸，自夸擊盡疵類，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顛沛，爲孤子，爲遺臣，始終一節，一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巋然，翹車所不能致，遂爲前代之完人，其於躬行，又何歉焉。」

三 著述考

按太冲先生著述，已記於全祖望所撰之神道碑，及江藩漢學師承記中，黃蔚亭誦芬室詩略略有補入，今庸集其目，次其先後，節錄題跋，附記於每條之下，以見太冲著述之大

要云爾。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四庫本
二老閣本
慈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十八初周汝登作聖學宗傳、孫鍾元又作理學宗傳、宗羲以其書未粹，且多闕遺，因搜探明一代講學諸人文集語錄，辨別宗派，輯爲此書。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流傳爲河東，陸之流傳爲姚江，其餘或出或入，總往來於二派之間。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於薛之徒，陽爲引重，而陰致微詞；於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夫二家之學，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弊，議論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朋黨立，恩讎輳轉，毀譽糾紛，正嘉以還，賢者不免。宗羲此書，猶勝國門戶之風，非專爲講學設也。然於諸儒源流分合之故，敘述頗詳，猶可考見其得失，知明季黨禍所由來，是亦千古之炯鑑矣。卷端仇兆鼈序及賈潤所評，皆持論得平，不阿所好，併錄存之，以備考鏡焉。

按仇兆鼈序及賈潤評語，通行本無。

鄭性序云：康熙辛未，鄞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難以臆見，失

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

右可見明儒學案彫刻之原委，故城賈氏即賈潤評本也。鄭氏本多正賈氏之失。卷前有太冲自著發凡，已略鈔錄於傳纂及學術述要中，茲復節要其對於本書組織精要之語於下。發凡云：『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又云：『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者，總列諸儒之案。』又曰：『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可見太冲編輯之旨，又可考見提要之語，有失中處。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有評明儒學案數條，以其文過偏激不錄。

宋元學案一百卷

慈水馮氏刻本
重刻本
長沙龍氏重刻本
道州何氏

年譜云：『先生尙未成編，遺命子百家成之，甬上全謝山又續修之，共百卷，慈水馮五橋雲濠校刊，板旋燬，道州何子貞紹基重刊。』

按先師梁任公先生謂太冲原書僅十七卷，百卷本乃經全謝山等所重修。王梓材、馮

雲濠撰宋元學案考略謂是書凡有黎洲黃氏原本、謝山全氏修補本、二老閣鄭氏刊本、月船盧氏所藏底稿本、樗庵蔣氏所藏底稿殘本、餘姚黃氏校補本、黃氏名璋號大俞、太冲之元孫也。是書之修補及刊刻，詳於下所錄之題跋。

道光丁酉王梓材識略云：右宋元學案一百卷，鄞全謝山吉士，因姚江黃氏本而修補者也。蓋黃氏原本，創於黎洲，纂於其子主一，謝山修補之，其稿輾轉歸於及門月船盧氏，別見數帙于同門樗菴蔣氏，而黎洲後人又有八十六卷校補之本，要之黎洲謝山皆爲未成之書，黃氏補本則雖成猶未成也。比歲壬辰，何大司空、仙槎師按試吾郡，首進梓材而問及是書，梓材對以明儒學案，見有數刻，宋元諸儒，則未之見也，退而徧訪，始知是書原委……馮君、五橋慨然以劖劘自任，而梓材適有晉都之役，勉爲留行，出其藏稿，與馮君散者整之，雜者釐之，兼以黃氏補本，參互考訂，蓋自孟春至季夏，而謝山百卷之書，凡六閱月而始克成編。

道光戊戌馮雲濠識略云：第黃氏原稿不言卷數，謝山修定序錄列爲百卷，而蔣氏藏稿，帙尾乃有六十卷之目，黃氏大俞及其子平黼，別見校補本分卷八十有六，案其跋語，蓋嘗見

盧氏藏本者，特大俞平齋所補原本，有盧氏藏之，而黃氏遺之者，亦有謝山修補之本，黃氏補本有之，而盧氏藏本無之者，互見雜出，端宜歸一，與同志王君履軒悉心參校，彙爲一編，適如序錄百卷，以付剞劂，經始於丁酉之春，告竣於戊戌之夏，海內君子，得有所籍，以資觀覽，庶梨洲未史謝山諸先生拳拳示學之意，不至湮沒云。

道光乙巳，王梓材重識略云：未幾夷匪深入吾郡，延及慈水，壬寅二月初旬，五橋居室被燒，是板亦燬，幸而梓材行篋所留一部，歸然尙在，五橋復思重刻，敦屬梓材，勿輕旁借，其志甚決，而道州何子貞編修，與日下諸君子亦謀刻於都中，以公諸宇內，梓材因以學事之餘，重爲校訂，其有明爲正編之遺漏，與補編之必當歸入，而前此考訂時所未見及者，皆爲錄入。又其學派初未審定者，亦多爲更正。蓋自壬寅之秋，以至甲辰之冬，再葺而畢事，始克重付剞劂云。

道光丙午，何紹基識略云：先文安公生平服膺許鄭之學，而於宋儒之言性理者亦持守甚力。道光壬辰督浙學至寧波，以宋元儒學案發策，浙士始知有此書，越七年戊戌，王君履軒、馮君五橋蒐得各本，合校刊成，以印本攜呈，此事實自先公發之，故嘉其有成，欣然作跋也。及

庚子仲春，先公見背，壬寅春，馮氏書板燬於兵火，幸履軒所呈印本，尙存余家，是歲秋，余服闋入都，思有以卒成先志，履軒曰：『果擬重刊，且宜少待。』乃復精心勘閱，又爲補脫正誤，至甲辰冬而竣事，適余方典黔試歸，傾使囊以營剞劂，先是癸卯之夏，余集同人勾資創顧亭林先生祠於城西慈仁寺之隙地，軒享靜輿，因請履軒下榻其中，悉檢家中藏書，有係學案者，移度祠屋，供其尋討，余亦竭力襄事，校出譌漏甚多，手民亦悉萃居於是，隨校隨刻，至丙午夏而事竣。

光緒己卯龍汝霖跋略曰：是書之外，又有鄧王氏補遺百卷，未及刊行，何氏求得之，與所刊版俱燼，海內藏書家，儻有副本，刻附此篇以傳，則尤黃氏之志也。

右錄題識可以見是書修補刊刻之源流。接近人胡適之先生藏有百卷本宋元學案補遺百卷，蓋卽鄧王氏補遺之本也。

條例略云：每學案中，所採語錄文集各條，有知爲黎洲原本者，則注明黃氏原本；有知爲謝山所補者，則注明全氏補；至於學派諸小傳，有黎洲有傳而謝山修之加詳，則注修字；有黎

洲無傳并無其名，而謝山特補之者，則註補字，庶使一覽瞭然，不至兩家混淆。

一初觀是書，似有門戶之見。細閱梨洲，主一以及謝山諸案語，往往和會諸家，總歸聖道之一，但既各爲學案，不得不標其門人私淑，與再傳三傳之派別，亦由體例使然，而宋元儒諸派傳授，尤紛然錯出，故細爲標目，初非有門戶之見也。

一宋元儒異于明儒，明儒諸家派別尙少，宋元儒則自安定泰山諸先生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幾，故明儒學案，可以無表，宋元學案，不可無表，以揭其流派。梨洲謝山原表，僅存數頁，餘竊爲之仿補，以便觀覽。

近人陳漢章綴學堂初稿卷四宋元學案跋：此書本出梨洲，故於晦翁學案舉晚年定論，象山學案，顛倒鶴湖鹿洞相會之年，謂二先生至晚年亦俱自悔其偏重，而顧湜張采楊開沅輩於通書言主靜立極，識仁篇定性書言良知良能，各附案語以提唱其宗風，其未免於門戶之見哉。謝山表章程朱，於元祐學術中分出東坡，置諸王氏新學後，而蘇門四學士，獨引山谷入范呂諸儒，不過以洛蜀分黨，朱子曾贊魯直爲篤謹人耳，然則顏岐，邢恕，鄭丙，王庭秀何一

非畔道者，何不用章惇例，屏不與諸儒，而獨與蘇氏爲難乎？東坡本高平廬陵門人，所學能見其大，與曾子固才德相若，何至不如半山而必位置於王後？豈必言天理人欲，言省察存養，然後爲道學哉。

右可見編輯之宗旨及其得失。

易學象數論六卷

四庫本
雅叢書本
廢

神道碑：力辨河洛方法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篇；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經部易類：易廣大無所不備，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易之本義反晦，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了無干涉，而後反求程傳，亦廓清之一端，又稱王輔嗣注簡而無浮義，而病朱子添入康節先天之學，爲添一障。蓋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爲方術，至陳搏而歧入道家，學者失其初旨，彌推衍而輻輳彌增。宗義病其末派之支離，先糾其本之依託。前三卷論河圖洛書先天方位，納甲納音，月建卦氣，卦變互

卦、筮法占法，而附以所著之原象，爲內篇，皆象也。後三卷論太玄、乾鑿度、元苞、潛虛洞極、洪範、數、皇極數以及六壬、太乙、遁甲爲外篇，皆數也。大旨謂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七者備而象窮矣。後儒之爲僞象者，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四者雜而七者晦矣。故是編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於古以辨象學之譌。又遁甲、太乙、六壬三書，世謂之三式，皆主九宮，以參詳人事。是編以鄭康成之太乙行九宮法證太乙，以吳越春秋之占法、國語冷州鳩之對證六壬，而云後世皆失其傳以訂數學之失，其持論皆有依據。蓋宗義究心象數，故一一能洞曉其始末，因而盡得其瑕疵，非但據理空談不中窾要者比也。惟本宋薛季宣之說，以河圖爲卽後世圖經、洛書卽後世地志、顧命之河圖，卽今之黃冊，則未免主持太過，至於矯枉過直，轉使陳搏之學者得據經典而反脣，是其一失。然其宏綱巨目，辨論精詳，與胡渭易圖明辨，可謂有功易道矣。

右提要敘述極爲詳盡，自序之意已盡入其中，故自序未錄。

授書隨筆一卷 未見

三 著述考

六十一

神道碑：淮南閣若瓊百詩問尚書而告之者。

春秋日食曆一卷見未

神道碑：辨衛樸所言之謬。

律呂新義二卷見未

也。
神道碑：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

孟子師說七卷梨洲遺著
彙刊本

自序云：先師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義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竊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七卷，以補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

深衣考一卷見未

日見誦芬室詩略。

宋史補遺三卷

見未

神道碑：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

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

見未

錢林文獻徵存錄：條舉一代之事，供采摭，備參定也。李遜之與太冲書：「因知吾老翁兄

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是太冲有志於明史也。又欲爲補宋史之業未成。

行朝錄六卷

荆駝逸史本 紹興先哲遺書本 國粹叢書本 傳鈔本 黎洲遺著彙刊單行本

自序云：向在海外，得交諸君子，頗欲有所論著，旋念始末未備，以俟他日。搜尋零落，荏苒

三十年，義熙以後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憶亦忘失大半。鄧光薦填海錄不出世，惟太史氏

之言是信，此聊爾談，其可已矣。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是編卷一爲隆武紀年，贛州失事，紹武之立。卷二爲魯紀年上下

篇，舟山興廢，日本乞師，四明山寨。卷三爲永曆紀年。卷四爲沙定州之亂，賜姓始末。卷五爲江

右紀變，張元箸先生事略。卷六爲鄭成功傳。首有自序。梨洲自言著此錄至數十種，今此本僅

六卷凡十三種，自非完書。其中魯紀年上下篇紀魯監國事最爲詳盡，然止於己亥六月上遣官祭光祿寺卿陳士京，時爲順治十六年也。其隆武紀事，贛州失事兩篇，多與錢飲光所知錄同。梨洲嘗稱所知錄爲可信，故是書多取之。江右紀變於題目下自注云：「太倉陸世儀道威述。」道威世所稱梓亭先生也。足見梨洲此書，自江東外，多得之他人，故全謝山跋謂其桂藩紀年一卷，道遠傳聞，最多訛錯也。惟於魯監國祭陳士京下小注云：後遭風溺於海，或云爲鄭成功所沈，蓋忌者誣之。此十九字，似非梨洲之筆。梨洲具知鄭氏海外之事，錄中有賜姓始末及鄭成功傳兩篇，無容不知監國之令終，且何至踵楊陸榮之謬，以此疑讞加之成功哉。其每篇之下，俱有論，以「史臣曰」三字冠之，議論慷慨，音節嗚咽，多可諷誦，往復頓挫，有良史之風。

按太冲初輯明史案未成，先就其海東一隅，殘山賸水，所目見耳聞者，撰爲諸紀，故名行朝。全謝山鮎埼亭集外編跋行朝錄謂桂藩紀年最多訛錯，取其父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論此書不下數十紙而序次之，其最要者如：方以智丁亥從亡梧江，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爲僧也。庚寅始爲僧，今錄云丁亥三月入山爲僧，蓋失考也。瞿張二公以

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瞿公浩然吟傳於世，亦未之考耶？餘不悉舉。據越縵日記謂其尤誤者，如永曆元年以北兵日迫，桂王自梧州西奔，謂瞿式耜妾媵衆多，逗留梧州。按瞿公方自肇慶疾趨梧州，及至而王已西上，遂馳赴桂林。乃以妾媵逗留忠宣，此語爲是書之累不小。

又按以上諸書，黎洲遺著彙刊，皆爲單行，今均係之於行朝錄之下。日本乞師之說，創自全謝山，謂：「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崎不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先師梁任公先生曾辨其僞，謂：「躋仲奉命當丁亥，其時魯王在閩，黎洲在浙。已丑七月魯王次建跳，黎洲赴行在，不應兩年有奉使事，而使還又不復命也。」楨竊意謝山距黎洲時較早，或有所據。太冲有避地賦云：「越長岐與薩師瑪兮，乃□□夫□□，方銷兵而忘戰兮，粉飾乎隆平，招商人以書舶兮，七錄難於東京，比戶能辨其真贋，華堂隔以綾幔兮，月夜而箏瑟笙管之齊鳴，余旣惡其侈狀兮，日者亦言帝殺夫青龍。」據慈谿縣志馮京第傳：「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國，王以大將軍總制各島，於諸島中最強。」此文明言至日本，且所云與

瀕京第傳相合。或先師別有所據，謹以闕疑。又是書第五第六兩卷爲太冲所採錄，或係後人修訂者，如太冲卒清康熙三十四年，而此傳則記至施琅之克臺灣，克塽之歸附，時康熙三十九年，太冲卒已五年矣，不應記其身後事。又有鄭成功傳，何以又著賜姓始末，其中必有一僞，蓋晚明野史經後人竄加者正多也。槓疑江右記變既爲陸桴亭作，則卷六所取之鄭成功傳或採之他人，亦未可知。按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明季遼志錄內有島上附傳，記鄭成功事，或卽其書。

弘光紀年一卷

痛史本

楊鳳苞秋室集南疆逸史跋：黃宗羲弘光實錄一名弘光實錄鈔，又名弘光紀年。

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後附大臣月表，此本無，是書紀南都一朝事，大致與顧荅金陵野鈔，相出入，而不及李清南渡錄，顧炎武聖安本紀之詳備。

按行朝錄不載，此書與行朝錄所載次序而觀，太冲欲爲一書而未成者，是書起於福建都南京，訖於左懋第被殺，袁繼咸被執，前有自序，與鹿樵紀聞序全同，故不錄，近人

海鹽朱邊先生希祖有跋文，見燕京學報不備錄。

沈存錄一卷

黎洲遺著彙刊本
昭代叢書本

自序云：余見近人議論，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於夏彝仲允彝幸存錄，彝仲死難，人亦遂從而信之。豈知其師齊人張延登，延登者攻東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爲是非，其倒置宜矣。獨怪彝仲人品將存千秋，並存此錄，則其爲玷也大矣；謂之不幸幸存錄可也。晚進不知本末，迷於向背，余故摘其一二辨之，所以愛彝仲耳。

按浙江通志，夏彝仲名允彝，號瓊公，華亭人，萬曆丁丑進士，授長樂知縣，擢吏部考功主事，未赴，遭國變，自沈河死，著有幸存錄，此書傳鈔頗廣，間有附會，太冲與之意見不同，故多致非詞。近人朱邊先生跋幸存錄言之頗詳，見輔仁季刊。

海外慟哭記

黎洲遺著
彙刊本

自序云：往藥在海上，與諸臣無所事事，則相逐爲詩。諸臣惟張肯堂、吳鐘巒，故以詩名；其他雖未嘗爲詩，愁苦之極，景物相觸，信筆成什。李向中之悲壯，朱養時、林映之淡遠，劉沂、春、威

時之篇，沈宸荃思親之作，上聞亦時以和之。灤時謂諸臣之詩，卽起杜甫爲之，亦未有以相過者也。豈天下擾擾多杜甫哉！甫所遇之時，所歷之境，未有諸臣萬分之一，諸臣卽才不及甫，而愁苦過之，適相當也。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諸臣之愁苦，而見爲愁苦，無乃怨乎？曰：諸臣寧惟是寄命舟楫波濤之愁苦乎？宗廟亡矣！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諸臣默默無所用力，俯首而聽武人之恣睢排擗，單字隻句，刻琢風騷，若物外幽人之所爲者，其愁苦不更甚乎？灤故學於舊史者也。因次一時流離愁苦之事，爲海外慟哭記，以待上之收京反國，卽創業起居注之因也。舟山以後，灤所未詳，行朝之臣，必有同志者。

按是書紀魯王事自元年起，至魯駐舟山而止，舊題爲灤，至山陰吳鑾乃考定爲太冲所撰。

甲寅山陰吳隱石灤跋云：海外慟哭記，據書前引誤人名灤，不具姓，相傳爲黃太冲先生託名之作，全祖望撰先生神道碑銘臚列所著有海外慟哭記一卷，蓋必有所據矣。碑稱先生己丑聞監國走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又全氏書先生所著行朝錄後云：「先生從亡，

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按記云：己丑七月壬戌上，次建跳，壬午分使山寨，授官河南，河南道監察御史，□□奏曰：臣觀諸營長，文則自稱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惟王翊不自張大云云。同日上命□□爲左副都御史，辭不受，凡作□□即先生姓名，當是甫抵行在，即有左副都御史之命，其辭官之年，即從亡之年。碑稱先生以柯公夏卿孫公嘉績等交薦，由職方改監察御史，而分道河南，則見於記，可補碑文之闕。其奏薦王翊之言，則碑亦載之，與記政合，行朝錄書後云：累官左副都御史，而不知其未嘗受命也。記前引云：『舟山以後，彙所未詳，』按碑云公從亡，太夫人居故里，中朝詔下，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公聞之歎曰：『主上仗我，我不忍去，今方寸亂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事在辛卯八月已前，記云：『辛卯八月丁巳上護舟山，』是書之作，當在間行歸家後，其所謂彙，疑即當時所變之名，宜舟山已後事弗詳也。有清方隆盛時，忌諱甚深，文網尤密，凡殘明掌故之書，得以流傳至今，寧非幸事！誓而鏤之，庸可緩摩？

明季災異錄上海滄芬樓藏鈔本

是書記明季災異事。引宋志五經通義加以注釋。

滇考一卷

梨洲遺著
彙刊本

記滇士司普明聲事。

授曆時故一卷

大統曆推法一卷

授時曆假如一卷

西曆假如一卷

回回曆假如一卷

氣運算法一卷

勾股圖說一卷

開方命算一卷

割圓八線解一卷

測圓要義一卷

新推交食法授時曆一卷以上未見

年譜：「公在窮島空山，古松流水間，布算箴箴，自謂屠龍之技，無可與語者。」按諸書約

在甲申以後避地化安山中時，此數年中所作。又云：「王侍御仲攜來，公授以天官壬遁之學，

公方著緯書三史，仲攜欲居剡共學。」

魯監國大統曆新會陳氏藏魯監國五年大統曆本

按年譜順治二年十二月，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王正中表進，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

統曆，有詔優答，宣付史臣，頒之浙東。今新會陳援菴先生垣藏有魯監國五年大統曆，係由

日本得來，書中清明改寫青明二字，因思當時有滿寫作涌，清寫作汭，蓋皆有所惡之而然

也。

歷代甲子考一卷黎洲遺著 彙刊本

今水經一卷黎洲遺著彙刊本 昭代叢書本

自序略云：余讀水經注，參考之以諸圖志，多不相合，是書不異汲冢斷簡，空言而無實，其所以作者之意豈如是哉。乃不襲前作，條貫諸水名之曰今水經，窮源按脈，庶免空言。

四明山志九卷

四明山水題考一卷

年譜：唐陸魯望，藝英有四明山唱和詩，分爲九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莫不淵源於是。公作四明九題考並各繫以詩。

台宕紀遊一卷

匡廬游錄二卷

病榻隨筆一卷

以上目見誦芬室詩略。

明文案二百十七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自序云：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

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歎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郝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闖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鑒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

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惟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摺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龐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自序下云：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兩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兩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毗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

子徐巨源，閩中會稽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於更枝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敝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惟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弁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與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

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右序論明代文學盛衰甚詳，且可見太冲論文之宗旨，一洗前人摹倣之弊，故備錄其文。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四庫本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集類云：分體二十有八，每體之中，又各自爲子目；賦之目至十有六，書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十有七，傳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類殊爲繁碎，又頗錯互不倫。如議已別立一門，而奏疏內復出此體；既立諸體文一門，而卻瘞筆放雀諸篇復別爲一類，而止目爲文，尤爲無謂。他若書序傳記諸門，或析學院書院爲二，或敍文苑於儒林之上，或列論文論詩於講學議禮議樂論史之前，編次糅雜，爲後人所譏。考閣若璩、潛、邱、劄、記，辨此書體例，謂必非黃先生所編，乃其子主一所爲，若璩嘗游宗義之門，其說當爲可據。蓋晚年未定本也。明代文章自何李盛行，天下相率爲沿襲剽竊之學，逮嘉隆以後，其弊益甚，宗

義之意，在於掃除摹擬，空所依傍，以情至爲宗。又欲使一代典章人物，俱藉以考見大凡，故雖遊戲小說家言亦爲兼收並採，不免失之泛濫。然其蒐羅極富，所閱明人集幾至二千餘家，如桑悅北都南都二賦，朱彝尊著日下舊聞時搜討未見，而宗義得之，以冠茲選，其他散失零落，賴此以傳者，尙復不少，亦可謂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著作，當必以是編爲極備矣。其書卷帙繁重，傳鈔者希，此本猶其原稿。四百八十一及八十二卷內文十二篇，有錄無書，無可核補，今亦並仍之云。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

張錫珪刻本

李慈銘受禮廬日記：閱黎洲先生明文授讀其子百家所編校凡六十二卷，爲奏疏四，表一，論五，議一，原考辨一，解說釋一，頌贊箴銘一，疏文對答述叢談一，書八，記七，序十四，碎文一，墓文五，哀文一，行狀一，傳四，賦五，經一。蔣德瑛、鄭經、珠經兩篇其中又各自分類。黎洲先爲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後又得徐氏傳是樓所藏明集三百餘家，遂增廣爲明文海四百八十卷，此乃即文海中擇其尤者，加朱圈以授百家讀之，百家乃並輯其父所論識之語，綴於各篇之下，間附以

百家私記，而黎洲門人張錫珉爲之付梓，亦間附錫珉記語，其篇中圈點，悉依黎洲原本。南雷之文浩翰可憲，而才情爛漫，無復持擇，故往往不脫明末習氣，流入小說家言。其論文主於隨地流出，而謂方言語錄皆可入文，於明文痛貶前後七子，以宋潛谿、方正學、楊東里、解春雨、李西涯、王震澤、王新建、唐荆川、王遵巖、歸震川、郭江夏、錢虞山諸家爲大宗；趙大洲、趙浚谷、徐天池、桑民懌、劉子縻、盧次樞、吾惟可、湯若士、倪鴻寶、黃石齋、尹宣子、民興、李寒支、曾弗人諸家爲別子。其極推者潛谿、新建、大洲、天池、四家；極貶者空同、弇州。而謂大復習氣最寡，滄溟尙可附庸於孫樵、劉蛻。於二袁鍾譚則頗節取其長。於艾千子雖稱之，而謂其傳者當在論文諸書。他文摹倣歐陽，生吞活剝，亦猶摹倣史漢之習氣。又謂其理學未嘗深思，而墨守時文見解，批駁先儒，引後生小子不學而狂妄，其罪爲大。於虞山雖許以正宗，而病其不能入情，謂荆川大洲文皆得之新建，則其宗旨大略可見。至以天池之蕪俗，而稱爲嘉靖間大作家，勝於震川，殊不可解。故所選頗泛濫駁雜，多非雅音。以先生學識之高，精力之富，而鑒裁斯事，尙多溷淆，文章正法固非易知者。蓋是晚年所爲，其許多致不滿之辭，而議論亦未確實。

閱明文授讀梨洲明文案序言：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作，時文境界，間或闖入，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無足怪也，其論可謂通矣。然竊有未盡者，古文爲天地之元氣，關乎運數，宋文最高者歐曾王三家，然已不能及唐之韓氏，歐王毗於柳子厚，曾毗於李習之，蘇氏老泉最勝，東坡次之，然僅毗於杜樊川，而筆力且不逮焉！「敘事則蘇不如杜，論事則杜不如蘇，又各相爲勝，」子由則又次矣。遺山牧菴皆學韓而不得其意，道園學歐而不得其神，此固氣運爲之，雖有豪傑之士不能強也。至明文之病，非特時文之爲害也，蓋始之創爲者潛谿華川正學三家皆起於草茅，習爲迂闊之論，不知經術，其源已不能正。故其後談道學者以語錄爲文，其病僂；沿館閣者以官樣爲文，其病艷；誇風流者以小說爲文，其病俚；習場屋者以帖括爲文，其病陋；蓋流爲四端，而趨日下。國朝承之，於是四病不除，而又加厲焉。道學爲不傳之祕，而僂之甚者，舍語錄而鈔講章矣；館閣無一定之體而艷之甚者，舍官樣而用吏牘矣；小說不能讀而所習者十

餘篇游戲之文，近時一廣東人纏姓者所作曰文章游帖括此本唐人習明經科者帖經不復戲惡劣至不可道而風行海內已久

知而所做者一二科庸爛之墨，至今日而自朝廷以及村塾之文，蓋無一能成句者，其間傑出之士，非不大聲疾呼而思救也，經師碩儒之所作，非不份份質有其文也，而世俗陷溺乃至於是。且非獨古文，時文亦然，夫明自嘉靖以後，時文之壞，壞於好用子史語也，好以己意行文也，今則無論子無論史，皆取材於一二科中之文，而意則合數十年天下數億萬人皆此意也。問之己而已不知，問之教師而教師不知，問之主司而主司亦不知，嗚呼，是豈黎洲亭林諸先生之所及料者哉！吾故以為國運之盛而時文之在所必廢也。

閱明文授讀黎洲明文案序，謂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練，掩絕前作；而授讀中評

圭峯之文，以為逼仄所爭在句法奇險之間，非大家氣象。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官至吏部侍郎諡文肅著有圭峯文集三十卷明史

入文苑傳吳人黃省曾言其爲文苦思或棲樹顛或閉一室嘗爲都少卿之父作墓銘謂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又謂崇禎時三吳以牧齋爲典

型，同時江右之艾千子，徐巨源，閩之曾弗人，卓犖相望；而授讀中評錢受之文謂有五病，評千

子文謂其模倣歐陽，生吞活剝，猶王李等之模倣史漢，評徐巨源文，謂其賦豔麗，文則小品，皆

抑揚不同。其譏千子尤甚者，以千子極詆陳大樽，而黎洲與大樽交契，故謂臥子晚年亦趨於平淡，未必爲千子之所及，而圭峯則千子所推爲大家，故黎洲亦駁之；然是選終未登大樽一篇，而圭峯千子之文入選頗夥。又千子與陳人中大樽初字人書極口鄙薄，至令受者不堪，而是選亦載之，則又似未嘗爲大樽地。出入無定，疑是書多出主一百家所爲，非黎洲論定者也。所選自正學，陽明，圭峯，荆川，遵巖，震川，石齋，牧齋，天慵即千子數家外，雖間有可觀，不過是議論好，或小品有致，求其知古文義法者，蓋無一二，以此歎明代文章之衰。

按斯文記述明文授讀源流甚詳，評時文之弊亦甚恰當，惟其對於文章之流變，其識見遠不及太冲也。

續宋文鑑未見

元文鈔未見

目見年譜，補呂蘇二家之缺。

東浙文統未見

南雷文案卷一，稱心寺志序：『戊寅己卯之際，余與越中知名士數十人，事子劉子於講舍，退而爲東浙文統之選云云。』

思舊錄二卷 梨洲遺著彙刊本 昭代叢書本 二老閣刊本

楊復古跋：梨洲雜著其見於家傳者，有汰存思舊待訪三錄。思舊錄則客歲於明文授讀題識內，摘錄成帙，今知不足齋主人復舉二老閣刊本見貽，因參互異同，彙爲一編。

全祖望有思舊錄序，已入學侶考不錄。

姚江文略

姚江詩略

姚江遺詩十五卷

目見誦芬室詩略，年譜：選姚江逸詩，公平日於諸家文集，凡關涉本邑者，必爲記別，康熙十一年選定。

子劉子行狀二卷 四部叢刊影印本 劉子全書本

按是編較學案爲詳，評論學術，約戴山學術大要，分爲四端，尤爲精確，見學術述略。

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本

鄭梁序略曰：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讎。又云：原本於六經，取材於于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

吾悔集四卷同上影印本

按太冲居喪所作之文，按自序云：「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疏謂：『禮三日不食，』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也。夫子春之悔，悔其過乎禮也；余之悔，悔其不及乎禮也。』即取以名集。

撰杖集四卷同上影印本

蜀山集四卷未見

庚戌集未見

年譜：康熙庚戌冬盡，雨雪十日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

題曰庚戌集，以生於庚戌，今編次適遇庚戌，其干支爲再值也。

南雷文定三十二卷 梨洲遺著彙刊
本原刊本

神道碑：後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

凡例云：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毫又及之，東岱不奢，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又云：余多敍事之文。嘗讀姚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又病榻集爲太冲八十後所作，入文定五卷，見年譜。

南雷文約四卷

梨洲遺著
彙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所作古文，舊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等集，晚年手自刪削，名曰文定；後更刊存四卷，故名曰文約。

年譜：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武密、靳熊封使君校刊；三四集各四卷，山陽、小門人戴唯一，西洮、楊禹江校刊；五集三卷，子百家編輯，仁和、沈荻林、廉訪校梓。文約四卷，慈水、鄭南谿編梓，其板存二老閣。文獻徵存錄別有黎洲集，則歛令靳熊封慕其名，代爲開雕者也。

黎洲集

目見上。

南雷詩曆四卷

原刊本 黎洲遺著彙刊本

艾南英南雷詩曆序略云：讀所爲老狐行者，未嘗怨誹其上，而一時受禍之深，所以致禍之由，讀者如見其人。

詩曆自序已略錄入於學術述略中，茲不復錄。按太冲之詩，見於年譜者四十，初度有窮島集、順治乙未季子壽殤、爲杏殤集、丁酉戊戌兩年詩、名金羈集、康熙壬寅爲露車集、誌

不安也。甲辰爲吳艇集。惜均不易見。

明夷待訪錄二卷

黎洲遺著彙刊本
小石山房本
海山仙館本

明夷待訪錄顧寧人書云：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敵，可

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

金石要例一卷

黎洲遺著彙刊本
庫本
金石全例本 四

自序云：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
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
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辯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附論文管見九則。

留書一卷
見未

目見誦芬室詩略。

破邪論一卷 黎洲遺著彙刊本
昭代叢書本

自序略云：余嘗爲待訪錄，崑山顧寧人見之，不以爲迂，今計作此時已三十餘年矣，方飾巾待盡，因念天人之際，先儒有所未盡者，稍拈一二，名曰破邪。

西臺慟哭記註一卷 黎洲遺著彙刊本
昭代叢書本

此書與下冬青樹引註，作太冲年二十九歲時，均爲太冲少作。

自序云：戊寅歲讀西臺慟哭記，其中多忌諱語，信筆註釋，猶未見張孟兼註也。已而見之，所云甲乙若丙之人，都無確據，因爲辨證。

楊復吉跋：西臺慟哭記，明初張氏之註甚詳，黎洲先生又爲之正譌補漏，可謂精益求精矣。

冬青樹引註一卷 黎洲遺著彙刊本
昭代叢書本

自序云：余曾註謝臯羽西臺慟哭記，以未得見張孟兼註爲恨，曹叔則出註示之，則頗疏誕，余之註若未可驟廢也。其註冬青引亦然。水閣雨餘，因憶舊聞，爲之重註，非欲以蓋前人也。

余與孟兼所遇之時不同，孟兼去臯羽遠，而余之去臯羽近，臯羽之言，余固易知也。

按元胡僧楊璉真伽發浙中南宋諸陵寢，宋遺民唐玉潛、林霽山、謝臯羽等，潛出其骨，潛葬之，志以冬青樹，冬青引所由作也。邵廷采思復堂集萬斯同南宋六陵遺事記之甚詳。太冲爲明末遺民，故眷眷於此。

天一閣書目

太冲觀書天一閣，爲輯其書目，見天一閣藏書記，已引於學侶考中。

黃氏攬殘集七卷

未見

目見誦芬室詩略。

正氣錄

未見

年譜：康熙丙辰，集忠端公祠墓碑銘爲正氣錄，刻之。

黃氏喪服制一卷

未見

年譜：疾革時作葬制或問，又書黎洲未命一篇。

黃梨洲先生年譜三卷

梨洲遺著本

按太冲曾自撰年譜，不戒於火，業已亡佚。其七世孫扈炳輯爲年譜三卷，然亦不甚詳悉。

年譜敘云：國初所稱三大儒者，北則容城孫夏峯先生，西則整屋李二曲先生，東南則我遺獻文孝公也。維時三峯鼎立，宇內景從，無所軒輊於其間；然身世之迍邐，著述之宏富，聲氣之應求，公視孫、李有加焉。公嘗自作年譜，貽鄭高州，豫以誌銘相屬，居無何，鄭氏不戒於火，失所藏，敵廬洊遭水火，并副本亦歸烏有。嗚呼！豈天之不欲公之嘉言懿行，與夫荼苦蓼辛之狀，昭示來世耶！抑其時忌諱甚嚴，欲使起軍存亡，乞師諸大案泯沒其跡，以避无妄之災耶！乾隆間，叔祖穉圭公哀集遺書，欲輯公年譜未及編次，遽歸道山。厥後敬旃從兄思踵祖志，旋抱沈疴，招炳謂之曰：『昔小雷公尋兄萬里，得七世宗子遺獻公表章之而益顯；子則遺獻七世宗子也，年譜之編輯，舍子其誰屬哉！』炳曰：遺獻雖仇魏闕，腰緇虞淵，學包董鄭，行侔夷魚，性理文章，海內宗仰，夫何待後人之表揚。雖然，陽明叢山二先生年譜，久行於世；而遺獻沒且百餘

十年，未有年譜，後人之咎奚辭焉。況遺獻運丁陽九，黨錮之餘，繼以兵革，兵革之後，繼以水火，其間圍城捕檄，變姓易名，潰軍焚寨，崩屋絕糧，以及灑血淚於扶桑，冒鯨波於滄海，所謂野葛之味，不止一尺者，固當大書以彰苦節也。於是發篋得行略神道碑、三大儒傳、文案、文定、詩歷、行朝錄、思舊錄爲藍本，旁搜各家文集，明末野史，省府縣志，等書，信者采之，疑者闕之，做王陽明先生年譜之例，事節其要，文取其簡，再易寒暑而書成。嗚呼！父歿於康熙乙亥孟秋，距炳生於嘉慶乙亥孟秋，花甲僅再周耳。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以父子繼世論之，已六世而有餘，以三十年一世論之，計五世而不足，則夫抱殘守缺，搜輯於風微人往之餘，有足見公梗概者，謂非遺澤尙存哉！辛酉壬戌間，炳攜此譜暨羣籍避亂北鄉，僦居一室，寢處在南牖，而置書北牖下，賊將至，居停主人曰：南牖明，北牖暗，置書暗中，賊疑有寶物藏焉者，書必毀，盍置於明處，使賊一覽而知爲書也，庶免於蹂躪乎，乃移書南牖下，而奔避他所。已而賊至，舉火焚廬，朔風大作，餘宅皆燔，北牖亦燬，延及屋脊，賊遽退，天亦反風，居人出救火而南牖僅存，譜竟無恙。嗚呼！此非文孝公在天之靈，有以呵護之耶？不然，鮮有不爲鄭氏之續矣！寇氛既熄，文教

事與殘明紀事之書，次第錄出，迺復博採旁稽，重加釐訂。每條下不註出處者，因一條中多參用羣書，不便備證，且以所引之書，博雅所共知也。今春朱鎮夫孝廉過留書種閣，慫恿付梓，且願助資焉。既而林君祥純，謝生高樹，謂公實海內百世之師，譜豈黃氏一家之書哉！出資各梓一卷，而公生平之行事庶後人得覘其觀縷矣。若夫事可徵信，而年次未詳者，當別爲補遺一卷，附於後。

按厚炳爲編年譜三卷之外，則有門人萬斯大爲編黎洲先生世譜一卷，全祖望所撰神道碑文等，薛鳳昌輯爲一卷，即黎洲遺書卷首一卷。輯太冲遺書者，清宣統二年吳江薛鳳昌輯梨洲遺書三十三種，卷首一卷，題曰黎洲遺著彙刊，排印行世。惟所輯南雷文案，文定、文約諸集，去取不慎，文多數見，欲省反贅，是其所短。輒近四部叢刊中，所收之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子劉子行狀，並其子百家學篋初稿附後，影印原書，較爲可信。

四 學侶考

太冲移史館姚太夫人事曰：「太夫人始遭東林黨禍，繼之以復社黨錮，又繼之以亂亡。捕獄則操兵到門，避寇則連繩貫掌，覆巢之後，復遇覆巢，辛苦再立之戶牖，頻經風雨，一生與艱危終始。」嗚呼！此文雖記太夫人之際遇，然何啻爲太冲自己寫照耶！太冲少遭閔難，中多阻梗，父執則盡多名臣，交友則率爲義士，而其父子兄弟之間，其行均人所難能；朋友師弟之際，則皆卓犖於世。全謝山祖望思舊錄序言太冲之際遇，朋友師道之跡，最爲詳悉。其言曰：

「梨洲先生產於百六之際，其生平磨蝎之宮，野葛之餉，有爲世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堯公（歐陽修）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又一奇也。先生以忠端公爲之父，以戴山先生爲之師，當髫髻時，所追隨稱父執者，莫非膺滂，蓄武之徒。稍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之門庭，見知楊、袁之宗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經制之略，耳濡目染，總不入第二流品目。會廟堂與紹述之論，祭酒諸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爲通家之譜；苟有范、溫、陸、棠之徒，隳家世而喪師傳者，望塵自遜，不敢復前。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半焉。至於三辰易運，從亡不遂，如鄧、光、薦從戎不遂，如

王炎午螭灘鼈背，呼文陸，謁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既定，家居奉母，則嘗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爲生，靈光巋然，長謝鶴書，河汾弟子，多出而爲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

今讀謝山之文，參之以年譜、文集、續甬上耆舊詩傳諸書，於太冲師友之際，可得分其時代，別其方域，約爲五期：

(一) 太冲少年黨錮時期。

(二) 太冲結社時期。

(三) 太冲復國運動時期。

(四) 太冲潛伏授學時期。

(五) 太冲之撰述探討及終老時期。

吾人於太冲師友往還之際，而明末清初社會之現象，及學術之興廢，皆可以考見焉。

(一) 當明天啓時，逆奄專政，忠端公與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等先後被難。太冲時幼，侍忠

端公之側，無不識其爲人。及崇禎立，其孤子訟冤闕下，敍其爲里年齒爲同難錄，甲乙相傳爲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以上用太冲願玉書墓誌語。太冲於同難兄弟，皆與之爲友。於集中可見者，若李遜之，周茂蘭，顧麟生，魏學濂等，皆與往還。太冲與茂蘭交遊最密，茂蘭晚年喜禪悅，太冲至崑山，時已扃戶不出者數十日矣，茂蘭嘗破關以相見。學濂則甲申之難，遲而未死，蒙不白之冤，太冲爲力雪之，集中均有碑傳以誌其事。戴山講學浙東，甲乙之後，嗣響久絕，說者多以禪宗加入，太冲倡戴山之緒，爲力辯之，戴山弟子若章，正宸，祁彪佳，祝開美一時死節之士，忠正之臣，皆爲誌其墓，以表彰其事。此均太冲少年之友也。

太冲之志學，蓋嘗啓於沈壽民；而心所最契者，則陸文虎，萬履安。有明之輔臣，以奪情見劾者三人，曰李賢，張居正，楊嗣昌，然劾賢之羅一峯，劾居正之趙用賢等，皆有祿位於朝，唯劾嗣昌之沈壽民，則一諸生而已。天下無不奇之。思舊錄云：

「壽民，字眉生，宣城人，移寓南京。余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黨逆者陵侮孤兒，慕訟詞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不讀書者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爲之開導理路，

諄諄講習，遂入場屋。癸酉訪我於黃竹浦，不遇而去。至武林與余同寓孤山，詩酒_連，月餘。戊寅，余訪眉生於宛陵，而眉生以保舉入京，余信宿其家，地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鍼黨禍起，眉生變姓名至金華，不相聞問，然余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哭而醒。戊戌鄒文江來，始得眉生消息，返家園作詩寄之。甲辰五月遇文江於姑蘇，約其共訪眉生，而文江失約，予亦悵然而止。庚戌得眉生手書，余詩所謂：「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沈浮。」是也。乙卯自長洲來，接眉生書，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十有二日，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千里之遙，顧訣別不爽時刻，豈非冥契乎？」

太冲與眉生所遇甚奇，而太冲受其影響則至深。南都防亂之會，眉生最與有力，太冲嘗曰：「余之學始於眉生，成於文虎。」又曰：「予束髮出遊於浙河東，所兄事者兩人，曰陸文虎，萬履安，兩人皆好奇，胸懷洞達，埃壘漚泊之慮，一切不入，焚香掃地，辨識書畫，古奇器物，所至鸞翔冰持，世間瑣瑣解果之士，文虎直叱之若狗，履安稍和易，然自一揖以外，絕不交譚。」_{梅庵墓誌}文虎精於料事，黨事之得失，瞭若觀火，梅庵好奇，乙酉以後，義師之舉，多與其事。思舊錄及太冲所撰墓

誌曰：

「陸符字文虎，爲人慷慨，能面折人之是非。余之交文虎也，吳來之言貴鄉陸文虎志行之士，子何不友之，於是遂爲登堂拜母之交。故余之學，始於眉生成於文虎。余之病痛，知無不言；卽未必中，余亦不敢不受也。壬午北榜將發，余與王敬載、馮躋仲、馮沛祖及文虎飲園中，而徐心水監場，使人至，文虎出與耳語，還座復飲，斯時已知中式而不言也，其後向余悔之，生平惟此一事耳。」思舊錄吳楚名士，方招羣植黨，互相題拂，急先生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鬪氣長於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而覺悟也。」墓誌

「萬泰字履安，余之交文虎也。癸酉老母四旬，與文虎刻沈崑銅壽啓，至期來祝，癸未又來，己丑，余至甬上，時履安喪失家道，抱瘡未痊，相對秉燭，瘡不復發。庚寅晦木爲馮躋仲連染，而固山之記室與履安有舊，由是得免。」思舊錄先生間或出遊，則多與失職之人，聚於野店，僧寮，聞一奇事，咨嗟而樂道之；逮夫粵返，舟出九江，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疾革，喟然曰：「此行

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而緣絕，此爲恨事耳。」夫家室萬里，諸子寒餓，先生之言，不出於彼；先生之好奇，乃至是耶！一墓誌

又太冲祭萬悔菴文云：「余之交先生與文虎蓋在壬申之歲，當是時東林復社爭相依附，予所居僻遠城市，亦不乏四方之客，喪亂之后，其迹如掃。瑞當嘗曰：「文虎云亡，百里之內，自履安而外，誰復窺黃氏之藩籬者。」晚潮落日，孤篷入港，雖里媪羹兒，亦知其爲先生訪余兄弟之舟也。」

是時詩壇文社，三吳與浙東相隔絕，而三吳諸老先生，皆欲得此兩人爲重，溝通浙中三吳之風氣，實由此兩人。惜乙酉以後，文虎已卒，浙東之變，悔菴多與其事。悔菴與太冲數世相交，師弟瓣香相傳，啓浙東之學。太冲躬與社事，徧交大江南北之賢豪長者，爲一時之碩彥，實此三人（沈陸萬）有以啓之也。

（二）當明之季也，坊社盛行。其始科舉之士，選文以要風氣，摹倣其文，便可以登科甲，成功名，於是人趨鶩之，羣從結社，號召於塗，有一二能文之士，承荆川、震川之餘，以詩古文相招，其品

固已高矣。若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所謂文必漢魏，詩必六朝，能以此相詔者，其得名也愈甚，而人從之也愈多，於是詩酒流連，徵歌逐妓，極一時之歡，長吏不敢側目而議，鄉黨不敢竊議而非。於是豪梧之士，得以利用羣衆之心理，而逞其爲首領之欲望，甚則朝政時事，得以潛移於其間。天如受先一士庶耳，而能合天下之人士，而爲復社之盛會，周延儒之再相，吳昌時之入官，而一介文人，得以左右於其中。太冲嘗謁陳仲醇，繼儒繼儒幾社之領袖也。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品題，便聲價重於一時。太冲戊辰入京，訟寃，嘗遇之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襍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嘗有問仲醇者曰：「先生來此近十日，山光水影，當領略徧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數日來只看得一條跳板。」

語錄當日社中眉目，月旦人倫，品題士輩，其豪華之像，雖郭林宗，范仲博等無以過之。東漢標榜之風，重見於三吳，社事之興，基於此時，此社局之一變也。然而清議之興，僉壬歛跡，逆黨餘孽，畏懼潛伏，懾然而不敢發。未幾國事滄桑，人心激奮，書生裹甲，起義而遠征；士女捐軀，揭竿而崛起；江浙名區，起義而抗清者，何止百所？屈指抗清之師，何一非社中人物，此社局之再變也。泊夫清廷

大定，禁網森嚴，雖有哲人智士，已無機可乘，惟有於荒江老屋之中，抱膝窮對，朝嘯滄江，暮咏寒日，行吟嗟哦，惟有嘯唏而已，此社局之三變也。當時浙中之應和復社者，慈水二馮（元颺、元颺）合浙才彥，及其子弟蕭皇、道濟、元著、次牧、躋仲、劉瑞、當、姜顯、鄧則、董次公、陸文虎、萬履安、天鑑（德僞）兄弟三人；姚江則爲太冲兄弟（續甬上耆舊傳）太冲少丁甲乙之世，膺此三變。庚午之南都，時南中爲大會，金壇周儀部仲馭、鏡招、太冲入社，司空何喬遠又招入詩社，九日大會於鳳凰臺，南中詞人如汪逸、林古度、黃居中、林雲鳳、閔景賢，皆與太冲相契。戊寅徧遊大江南北，之宛上訪沈眉生徵君不遇，遂至梅朗三家觀其藏書之池州，訪劉伯宗城。時中官復用事，逆黨共翼然灰，阮大鍼以重賄新聲，招搖白下；時復社名流聚於金陵，冒辟置囊，以貴公子來遊，飾車騎，通賓客，尤喜與桐城嘉善諸孤兒遊，遊則必置酒召歌舞；金陵歌舞諸部甲天下，而懷寧（阮大鍼）歌者爲冠，所歌詞，皆出諸主人，諸先生聞歌者名，漫召之，而懷寧者，素爲諸先生詬厲者也，日夜欲自贖，深念固未有路，則亟命歌者來，而令其老奴，卒以是日演懷寧所撰燕子箋，而諸先生固醉，醉而且罵，且稱善，懷寧聞之益恨。

以上用年譜及冒巢民年譜語

七月，金壇周仲馭、鏡與陳定生、貞慧

貴池吳次尾應箕，出南都防亂揭，集諸名士，羣以顧子方杲文端公孫與太冲爲首；太冲又與諸死奄難者之孤，大會於桃葉渡，齊聲詬詈之，大鍼恨之刺骨。茲錄揭文於下：

「爲捐軀捋虎，爲國投豺，留都可立清亂萌，逆璫庶不遺餘孽，撞鐘伐鼓以答昇平事。杲等伏見皇上御極以來，躬戴黨兇，親定逆案，則凡身在案中幸寬鉄鉞者，宜閉門不通水火，庶幾腰領苟全足矣。矧爾來四方多故，聖明宵旰於上，諸臣百職惕勵於下，猶未卽觀治平；而乃有幸亂樂禍，圖度非常，造立語言，招求黨類，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搖通都耳目，如逆黨阮大鍼者可駭也。大鍼之獻策魏璫，傾殘善類，此義士同悲，忠臣共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後，愈肆兇惡，增設爪牙，而又每驕語人曰：「吾將翻案矣！吾將起用矣！」所至有司信爲實然，凡大鍼所關說情分，無不立應，彌月之內，多則巨萬，少亦數千，以至地方激變，有「殺了阮大鍼，安慶始得寧」之謠。意謂大鍼此時亦可稍懼禍矣；乃逃往南京，其惡愈甚，其餽愈張，歌兒舞女，充溢後庭；廣廈高軒，照耀街衢。日與南北在案諸逆，交通不絕，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爲搖惑，卽有賢者，亦噤不敢發聲。又假借意氣，多散金錢，以至四方有才無識之士，

貪其餽贈，倚其薦揚，不出門下者蓋寡矣。大鍼所以怵人者，曰：「翻案也。」曰：「起用也。」及見皇上明斷，超絕千古，以張捷薦呂純如而敗，唐世濟薦霍維華而敗，於是三窟俱窮，五技莫展，則益陽爲撒潑，陰設兇謀，其譁張變幻，至有不可究詰者。姑以所聞數端證之，謂大鍼尙可一日容於聖世哉？丙子之有警也，南中羽書偶斷，大鍼遂爲飛語播揚，使人心惶惑搖易，其事至不忍言。夫人臣挾邪行私，幸國家有難以爲愉快，此其意欲何爲也？且皇上何如主也，春秋鼎盛，日月方新，而大鍼以聖明在上，逆案必不能翻，常招求術士，妄談星象，推測祿命，此其意欲何爲也？呆等卽伏在草莽，竊見皇上手挽魁柄，在旁無敢爲揚竈叢神之奸者；而大鍼每欺人曰：「涿州能通內也，在中在外，吾兩人無不朝發夕聞。」其所以刼持啗喝，欲使人畏而從之者，皆此類。至其所作傳奇，無不誹謗聖明，譏刺當世。如牟尼合以馬小二通內，春燈謎指父子兄弟爲錯中隱謗，有「娘娘濟，君子灘」，末詆欽案，有「饒他清算，到底糊塗」，甚至假口口爲「呪囑天關，隴住山河，飲馬曲江波，鼾睡朝元閣」等語。此其意抑又何爲也？夫威福皇上之威福也，大鍼於大臣之被罪獲釋者，輒攘爲己功。至於巡方之有薦劾，提學之有升黜，

無不以爲線索在己，呼吸立應。卽如乙亥廬江之變，知縣吳光龍縱飲宛監生家，賊遂乘隙破城，殺數十萬生靈，光龍奉旨處分，大鍼得其銀六千兩，致書淮撫，巧爲脫卸，只擬杖罪，廬江人心至今抱恨。又如建德何知縣兩袖清風，鄉紳士民戴之如父母，大鍼使徐監生索銀二千兩，於當事開薦，何知縣窮無以應，大鍼遂暗屬當事，列參褫職。致令朝廷功罪淆亂，而南國之吏治日偷。至於挾騙居民，萬金之家，不盡不止，其賊私數十萬，通國共能道之，此不可以枚舉也。夫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梟獍之人，日聚無賴，招納亡命，晝夜賭博，目今闖獻作亂，萬一伏間於內，釀禍蕭牆，天下事將未可知，此不可不急爲豫防也。跡大鍼之陰險叵測，猖狂無忌，罄竹莫窮，舉此數端，而人臣之不軌，無過是矣。當事者視爲死灰不燃，深慮者且謂伏鷹欲擊，若不先行驅逐，早爲掃除，恐種類日盛，計畫漸成，其爲國患必矣。夫孔子大聖人也，聞人必誅，恐其亂治；況阮逆之行事，具作亂之志，負堅詭之才，惑世誣民，有甚焉者！而陪京之名公鉅卿，豈無懷忠報國，志在防亂，以折衷於春秋之義者乎！吳等讀聖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動義慨，言與憤俱，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若使大鍼罪狀得以上聞，必將重膏斧鑕，輕投魑魅；

即不然，而大鉞果有力障天，威能殺士，杲亦請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塞天下亂臣賊子之膽；而況亂賊之必不容於聖世哉！謹以公揭布聞，伏惟戮力同心，是幸！題名附後。」

王	金	蔣	唐	趙	高	吳	雙	顧	李	吳	朱	李	左	楊	郭	黃	吳	周	
家	光	思	德	初	世	國	九	順	調	有	有	國	國	良	雁	文	應	順	
穎	房	宸	亮	浣	甯	杰	疇	樞	鼎	章	章	雙	林	弼	古	且	果	鍾	
陳	顏	劉	劉	吳	宋	王	馮	金	劉	薛	宋	馮	徐	羅	徐	劉	陸	陳	
元	元	曙	曙	允	存	玉	京	漸	斯	憲	繼	晉	孚	萬	世	均	符	貞	
綸	綸	曉	曉	夏	標	汝	第	卓	禎	岳	澄	遠	遠	溥	溥	符	符	蕙	
劉	華	杜	陳	吳	周	錢	葉	宋	萬	賀	彭	沈	魏	左	陸	周	劉	徐	
敷	時	長	名	名	錫	繼	繼	元	日	王	王	壽	學	國	茂	茂	應	學	
仁	亨	源	夏	世	成	振	慶	貞	吉	醇	賀	民	泳	棟	坦	期	臣	臣	
吳	黃	惲	姚	鄭	顧	周	胡	朱	李	朱	黃	周	馮	麻	朱	王	黃	周	
伯	淳	日	初	開	開	景	士	魏	楷	家	舒	岐	揆	三	銜	都	正	立	
育	耀	初	初	雍	雍	濂	濂	魏	楷	舒	舒	揆	揆	銜	銜	色	色	勳	
蕭	朱	陳	吳	虞	錢	陸	蕭	顧	宋	梅	侯	文	江	萬	姚	葉	邱	姚	
聲	茂	驥	霖	宗	繼	慶	雲	夢	存	之	岐	乘	乘	宗	宗	履	民	宗	
經	吳	斐	華	嚴	孫	徐	朱	周	潘	陳	陳	梅	鄭	許	荆	沈	錢	楊	
聞	聞	典	渚	永	永	纘	纘	懋	懋	正	正	朝	數	元	元	嘉	嘉	廷	
岐	岐	孝	渚	祚	祚	高	高	鏞	鏞	杰	杰	中	中	溥	溥	柱	柱	樞	
李	趙	吳	冒	張	顧	萬	萬	劉	鄭	范	徐	周	劉	顏	方	錢	姚	吳	
憲	自	中	英	岐	然	壽	壽	明	元	邦	時	劉	茂	紹	紹	元	元	洪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憲

四 學侶考

右一百四十人以上據冒鶴亭文撰葉民年譜錄入原註云「廣生案揭文及署名均據吳
校一過貴池本多二人不同三人周鍾樹士蓮葉履春貴池本
無陳子龍巢鳴盛顧應生戴重劉湘此無貴池本有附記於此」

右揭中所列之題名，大半爲太冲之友也。是時江右張爾公自烈，舉國門廣業之社，四方名士畢集，而與太冲尤密者爲宣城梅朝三朗中，無錫顧子方杲，宜興陳定生貞慧，如皋冒辟疆襄商邱侯朝宗方域，桐城方密之以智，無日不相聚會，逐酒徵歌，極人生之快事。朝宗以貴公子之豪華，曲譜桃花，傳流豔事；巢民則烹烹賓客，水繪之園，賢士常滿，至今思之，猶令人所羨聞。洎弘光之立，馬阮擅政，欲翻逆案以誅黨人，仲馭則因其弟介生，從賊之名，瘐死獄中，朝宗定生及太冲等，奔馳四方，僅而得免，而三吳社事已稍稍息矣。

太冲年二十四五時，（癸酉甲戌間）嘗讀書於武林（杭州）南屏山下，與江道開浩，改後

月張秀初，歧然同學，後改濟義秋，沈眉生暨蕪湖沈崑銅七桂，亦來至武林，與太冲同寓孤山讀書社。諸子皆來相就。按杭郡社事，起於嚴印持調御，嚴劄公武順之小築社，嘉慶餘杭縣志嚴武順傳云：「兄弟自相師友，力追正始，擇都人士，訂業小築山居，武林社事之盛，實自此始。」後張

仁菴乃廣之爲讀書社。太冲張仁菴墓誌銘云：

「仁菴諱歧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起孤童，便力能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馮儼公，邵玄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爲讀書社，則江道闢，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鶴，卓珂月，鄭孝直，叔夏，嚴子滄，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贊，非一閔於聲氣者比也。」

又查逸遠墓誌銘云：

「自余束髮出遊，所交杭郡之諸子凡三換焉。始聞子將，嚴印持，主持聲氣，其所謂「讀書社」余皆得而友之。於中獨知之契，馮儼公，江道闢，張秀初其著也。繼「讀書」而起者爲「登樓」，余時就學於兩京，不能徧交，於中則親陸鯤庭，麗京；於外則交朱近修。逮桑海之後，十有餘年，余復至杭，則子將，印持，儼公，道闢，鯤庭已登鬼錄，秀初去爲浮屠，麗京隱於醫津，近

修出而索遊，其餘亦零落略盡。一時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燁燁若神人之少年，蔑視老生，不容託末契於其間。邂逅而得汪魏美、徐蘭生、陸冰修、查逸遠、湖山慘淡，天似傷我孤零也。乃未幾魏美、近修又逝，麗京不知所往，余頻年過海昌，猶幸與冰修逸遠登雲岫山，觀日出，步海隄，指照夏，蓋日鼓在蒼茫間，歲丁巳，冰修入燕，明年而又喪逸遠，余聞之過時而哭。夫余於逸遠之交情，未必過於前者所卒之諸子，而獨有深悲於逸遠者，蓋自是而余衰年未死，武林之遊，弗復有義熙以前人物矣。」

又鄭玄子先生述云：

「君諱鉉字玄子，浙之錢塘人，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之力學，江道闡之潔淨，虞大赤、虞仲疇之孝友，馮儼公之深沈，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閔子將，嚴印持亦合併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人物固未之或先也。」

右三文可以見讀書社之始末，同時仁和有高古臨字敬可，別號古處，在讀書社少後，張秀初、江道闡，皆剃髮爲僧，鄭玄子變姓去，虞大赤、仲疇亦齋志以歿，前輩凋落，社事幾熄，敬可乃與

茅河渚，鄒孝直，劉雪符兄弟，結「碾祿社」。逍遙琴樽杖席之間，名談勢語，終夕不及。文定高古處府君墓表凡此諸社，皆太冲躬與其事，或親目所覩者也。

結社之事，杭州而外，在語溪（石門）者，吳夢寅字弁玉，石門人，在語溪舉「澄社」，郁起

麟錢咸，皆推弁玉爲領袖。文定後集吳君墓誌銘

在慈水者，則劉瑞當、姜耑愚與復社相應，太冲劉瑞當墓誌云：「當是時慈水才彥霧會，姜耑愚、劉瑞當、馮元度、馮正則、馮篋溪諸子，莫不爲物望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萬履安、姚江則余兄弟、晦木澤望，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嗚呼盛矣。瑞當於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皆引爲畏友，初與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耑愚登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會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眉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橋李則投夏彝仲芬，激揚題拂之流，望瑞當峨眉天半，不可得而親也。」按瑞當、耑愚，雖無社名，據此文可以知其流風之盛。

在鄞縣者，有李杲堂，杲堂名文胤，字黼，嗣後以字行，獨以詩名，有甬上耑舊詩之選，里中有

「鑑湖社」做場屋之例，糊名易書，以杲堂爲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賚。文約李杲堂墓誌錄杲堂亦太冲之摯友也。

以上所舉之社，皆在明崇禎之間，太冲雖身與其役，然對於社事，務虛文而不求實事，太冲亦頗有不滿之辭；自太冲講學之後，以經史爲歸，乃力求實事，在鄞縣有「講經會」之舉，其會之立，雖在清康熙初年，應列入太冲講學之時，然以關於社事，並可見太冲之主旨，故列於此。太冲撰陳夔獻墓誌錄云：

『余自涉世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可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所訾謗；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清康熙四五年間）甬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非無能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嗚呼盛矣。』南雷文約卷二

葵獻爲太冲弟子，此講經會之設，無異太冲之再傳。由講文而至於讀經，較諸社切實多矣。故太冲曰：『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

太冲對於社事之批評，嘗云：

「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仙（元颺），鄴仙（元颺）集中有碑誌，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

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南雷文約卷一 劉端當墓誌銘

又云：

「因念昔日交游之爲選家者，吳門則張天如，楊維斗，許孟宏，江上則吳次尾，劉伯宗，武林則嚴印樞，聞子將，後則張天生，金沙則周介生，江右則張爾公，閩則余賡之，陳道掌，一時爲天下所宗，幾於三君八俊，其他傭食於坊社者，蓋以百計，不過「燭火螢光自爲滅沒」而已。」

南雷文案仇公
路八十壽序

四 學侶考

一百九

「燭火螢光，自爲滅沒。」此真當日選家之實錄也。太冲篤於故舊，武林，慈水，鄞縣之友，常有數世交誼，若鄞縣萬梅菴，慈水董次公，諭董天鑑，僞有南董，北董之稱，太冲既與之友，其子姪允瑄，允珂等，皆太冲弟子，慈水馮躋仲，京第叔伯父弟，與太冲同起義師，共處患難，此皆有足紀者也。

(三)當明之季世，清人既入據北京，是年甲申之夏，弘光立於南京；然馬士英，阮大鹹當政，朝事糾紛，未幾有僞太子，僞皇后之獄，左良玉以西兵東下，國內稱戈，清兵因得乘機南下，南京不守，弘光被執，戮於北京，江南義師，雖揮魯陽之戈，亦無所用其力，嘉定，蘇州相繼不守，屠城據地，殺戮之慘，載在野史，猶令人不寒而慄！設無孫嘉績，熊汝霖，擁一旅之師，畫江而守，無錢肅樂，董守諭等六狂生，鄞縣之立起義師，無黃太冲兄弟王翊，馮京第等結寨之固，清兵當破竹而下，魯王亦不得監國於浙東，唐王亦不得卽位於福州，魯王監國矣，唐王卽位矣，使其和衷共濟，亦庶可少挽狂瀾也。乃當此危急之中，猶爲黨爭之見，室內起釁，在魯方者，又有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孫嘉績，熊汝霖之師謂之義餉，以方國安，王之仁之師謂之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

義餉勸分無名之征。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軍既不齊，餉復不一，安能當清之勁旅。是以魯王不守，以海艦爲行在，狂濤洶湧，坐對寒日，當時君臣之苦亦可見矣。然使無黃太冲、王翊等之結寨山岩，出沒不時，清兵不得櫻其鋒，則魯唐之王，又安能相持數年耶？太冲以攝餘姚縣事，王正中薦爲魯王左都御史，魯王之臣，若錢肅樂、吳鍾巒等所謂狂濤坐對，無事窮吟之臣，太冲無不識之，見其所撰海外慟哭記。至結寨之事，則當時若王翊、馮京第諸人，無不爲太冲之友，而太冲兄弟則屢遭名捕，躬與其役者也。太冲有四明山寨記，言結寨之事極詳，其文云：

「丙戌六月，浙東師潰，宗羲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日，散遣餘衆，願從者歸安茅瀚，字飛卿梅溪汪涵，字叔度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宗羲意結寨固守，徐爲航海之計，因誡二帥，連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宗羲節制，取糧近地，宗羲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半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皆爲擊死，二帥被焚。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爲黃斌卿內應。斌卿攻甯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戊子三月

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北人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券，北師驟馳之，義師狼顧失措，一時爲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壘，守關馮牙，軍容甚整，北撫勒兵東波下，教鄉聚團練攻杜壘破之，其別部邵不倫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吾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嚮導，彼敢行險地如枕蓆乎！然北兵團練者，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尙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嘗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王翊一軍，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下戶，安堵如故，履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重典，異時巡方訪惡，徒爲故事，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

皆薦陳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可以爲中原之應也。」

又慈谿縣志王翊傳云：

「浙東山寨，故御史李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蕭山石仲芳會稽王伯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及浙西之湖州柏襄甫，應之，小寨以百數，皆招集亡賴，不無抄掠；惟長祥、煌言、翊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翊所部雄，於是大兵平山寨，以翊爲首。」

在當時立營結寨者，有馮家軍（京第）王家軍之稱，而王翊之所以稱雄於一時者，卽紹太冲四明山寨之後，則四明之險可以概見。未幾清廷旣懼結寨義兵之強，乃用懷柔之策，而爲招撫之舉，於是趨利之徒，相繼歸附。京第乞師日本，所計不成，相繼死義，晦木幸免，而王翊已被執死矣。王翊殉國之後，而尤有可泣可歌之事焉。陸宇燝字周明奇士也，與翊之部卒毛明山潛獲篤菴（翊字）之首，於中秋競渡之時，乃於稠人之中，拔刀斷繩，潛負之而去。周明得頭，藏之書室，每酒相對，祀之者十二年。見太冲所撰陸周明墓誌而翊之部侶王江者，其母爲金帥所得，卽以招江

侍其母天年終，乃購一妾，與其妻日夜勃谿，其妻攘袂以去，聞者無不薄其爲人。一日江出不歸，乃已行矣，始知其以術脫其妻也。江出復結寨四明，竟病創卒，豈非事之尤奇者乎？泊夫風波既定，樵人漁子，已各歸其所，畎畝相望，無復烽火之驚，蓋清人入據江南，平定已久，志士無復乘機之望，若張秀初，江道關者，則先已逃禪，若余若水（名增遠，字謙貞）者，聚村童五六人，授三字經之業，周唯一者（名齊會，字思沂，二人俱與畫江之役）遞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冢，嘗爲銘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薤有露，可以無泪；唯鳥石依依，可以無弔客。』茅屋三椽，不避風雨，窮愁促膝，相與晤對，而太冲已垂垂老矣。此後卽太冲教授之時也。以上見文約卷一，余若水周唯一墓誌。

（四）自時事搶攘，戴山證人講會，垂虛二三十年，禪人裕子，競爲劉子之言，證人之教，亦非其真。太冲乃與同門友姜定庵，希楸，張奠夫，應鰲兩先生復爲講表會。凡在鄞縣、海寧、石門等處，太冲均有講會，而以鄞縣爲尤盛，傳學至廣，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述，太冲在甬上講學之風極詳，其文曰：

「先生少從忠端公學於甬上，其時忠端授徒董氏，卽天鑑（德儻）先生家……先生

與文虎履安尤相善，共豫叢山證人之席，桑海之際，與躋仲爲同事，丙戌而後，先生兄弟流離患難，實賴吾甬上諸公之力以免，其繼陸萬諸公稱死友者，爲高廢翁鼓峯，隱學李杲堂，故先生自言生平師友，皆在甬上。及風波稍息，重舉證人之席，雖嘗一集於會稽，再集於海昌，三集於石門，而總不甚當先生之意。嘗曰：「甬上多才，皆光明俊偉之士，足爲吾薪火之寄。」而吾甬上當是時，經史之學蔚起，雨聚笠，宵續燈，一振前輩之墜緒者，亦以先生左提右挈之功爲大。予采詩之役，頗及寓公，念先生兄弟於吾鄉避地最久，且交情尤篤，其魂魄惓惓，反不在姚江而在甬上，卽其集可考也。」

又卷九十六云：乙巳之春，甬上諸子始執贄於姚江黃氏之門，時同行者，陳夔獻赤衷，張旦復汝翼，馮蓋仲□□，陳非園非一作龔紫芝，范國燁光陽，陳介眉錫嘏，董在中允瑄，董二嘉允珂，董巽子道權，陳小同自舜，董侯真允璋，鄭禹梅梁，萬公擇斯選，萬允宗斯大，董吳仲允璘，仇石濤雲蛟，萬貞一言，仇滄柱兆龍，王文三之坪，萬季野斯同，張天因士培，張心友士璵，張梅先九英，李錫袞開，張璧薦九林，陳和仲寅衷，錢漢臣魯恭，凡二十七人，後又益以高揆采字亮，黃旦

陽道暉，陸鈺侯，張有斯，錫珉，一時束脩之彥皆萃矣。

太冲弟子最著者，爲萬季野兄弟，直接太冲經史之傳，茲別有傳論述之；其餘亦多一時碩彥，且多父子相傳，兄弟相繼，尤足見鄞上學風之盛。太冲弟子若陳錫嘏、范光陽等，南雷集中，有碑傳者頗多；其餘則散見續甬上耆舊傳、董沛鄞縣志述之極詳，茲不具引，舉其著者列於後：

『陳錫嘏字介眉，學者稱爲怡亭先生，康熙丙辰進士，翰林編修。梨洲講學甬上，其時之積習，錮於訓詁之陋，譁然駭之。夔獻以盛氣詆異己者，人弗能服也；夔獻徐徐導之，漸無梗議。然夔獻於梨洲格物之論，亦頗不盡同，梨洲欲鑄夔獻就之，而卒未能也。

范光陽字國雯，學者稱爲筆山先生，康熙戊辰進士，出知延平府，與慈水、鄭寒村善，同遊梨洲之門，砥礪甚篤。寒村先得售，隨從稍盛，筆山以書戒之，其古道如此。以上續甬上耆舊詩

陳亦衷字夔獻，一字環村，夔獻創講經會，已見前。太冲爲誌其墓。

張士垣字心友，號雪汀，與陳夔獻爲講經會。同邑范氏多藏書，太冲偕同學借鈔，日計心友所鈔過於傭書者，君不特鈔之，而且發之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卒年三十七，乃僅僅以詩

見之於友朋間，是其才可惜而志可哀也。南雷文定首集張心友墓誌銘

董允瑄字在中，父德，僞字天鑑，崇禎舉人，戶部主事，兄弟四人，長卽在中，次允珂，允璋，允璘，皆受學於太冲。在中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搢搢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湯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南雷文約卷二董在中墓誌

陳自舜字小同，一字堯山，黎洲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善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毅方嚴，於名教所在，持之甚篤。續甬上書齋詩

陸鋈字鈔侯，文虎子，學於黎洲之門，以明經終。同上

按全謝山云：『吾鄉嘗歷數高弟，以爲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鄭高州之文章，惓惓不置。』（二老閣藏書記）
可以見鄞縣講學之盛矣。

太冲講學甬上，爲證人之會，其高座皆得攜其子弟聽講，或有以生徒來者。全謝山續甬上

者舊詩分弟子與門生爲二種，所謂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舊詩小傳所舉者門生三人，爲董太學元晉、董文學孫符、董文學胡駿。門生中循吏二人，陳大理汝咸、董永昌。又有萬學使經，傳別見、董繕部霖、萬磁州承勳、范泰寧，皆曾問學於太冲者也。

太冲之講學海昌，弟子中僅陳訐一人，海寧州志稿列傳云：

陳訐字言揚，號宋齋，遊姚江之門，精研理學，并傳勾股之法，由歲貢官至溫州教授，自定詩集勾股述，勾股引蒙諸書俱付刊。

太冲之弟子，在慈谿者，以鄭梁爲最著。梁字禹梅，一字寒村，生而天姿高邁，長從南雷遊，聞

戴山緒論。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高州知府。慈谿縣志：寒村既好南雷之學，傳至其子性，然去太冲之

世，相隔已數十年，再傳以來，緒言消歇，太冲之學，已稍稍息矣。性獨能起而振興之，蓋有足多者。

以上見全謝山五嶽遊人穿中柱文。慈谿縣志列傳九云：

性字義門，號南溪，梁子，師南雷黃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後，卷籍散佚，

爲理而出之。故城賈氏顛倒明儒學案次第，性正其誤，爲重刻，並刊行南雷文約。承父志築二

老關於所居東，祀南雷，及其祖漆，春秋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得與祭。又言於提學休寧汪澹爲置墓田。四方學者，訪求南雷之學，不之竹浦而之鶴浦，黃氏諸孫有所訪求，亦以性爲大宗。顧其學不盡合於南雷，南雷汰存錄爲言明史者所宗，性嫌其門戶之見，尙未盡化，最中明季諸公之病。

其他慕太冲之學而從之問業者，海昌令許酉三三禮，延太冲至海昌主講，從太冲學易，受洞璣之學。餘姚令王正中從太冲學律曆之學。山陽戴唯一，楊禹江開沅從學，爲刻其南雷文定三四集。（見著述考明文授讀條下）據續甬上耆舊傳閻若璩百詩亦嘗問學，太冲爲序其尙書古文疏證，此其見於記載者也。然亦有從太冲受學而反悔之者，則石門呂用晦。用晦名留良，爲宋儒之學，其弟子曾靜，在雍正時羅文字之獄，雍正所刻之大義覺迷錄，卽爲此事。用晦與太冲共購小山堂祁氏之書，用晦命僕竊南雷所取之衛湜禮記集說，王僞東都事略以去，太冲惡之，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見於全謝山所撰小山堂祁氏藏書記，當時門戶之見甚盛，亦可別存一說而已。

(五)太冲晚年，著明儒學案，明文海等書，取材至廣；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天一閣范氏，歛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傳是樓徐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神道碑嘗購祁氏曠園之書，全謝山以曠園之書，精華歸於南雷，奇零歸於石門，(石門指吳孟舉名之振選宋詩鈔者)然太冲藏書之旨，則曰：『書以明理，無玩物喪志。』又曰：『至書之爲物，卽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卽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是太冲知藏書之爲用者，非積而藏之者比也。太冲有天一閣藏書記，自數生平所見四庫，落落如置諸掌。謝山語可以見其藏書家之友，茲錄之於后：

『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之藏書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舖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千金方得爲舊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爲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

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緝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爲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辛丑在武林，摺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構李高氏以書求售三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氏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篋，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度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卽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冊，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爲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尙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震亨）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

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爲火所盡，余從鄰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欽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鈔爲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鈔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日，遂爲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騰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爲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旣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

太冲閱書既多，然亦喜收藏，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鄭寒村乃能董而理之，築二老之閣，亦可謂繼黃氏之志者也。謝山有二老閣藏書記一文，錄之於後：

『太冲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最多者，前者淡生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鄭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尙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間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來，家藏亦及其半，南溪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者，尊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爲父，以太冲先生爲師，因念當年二老交契之厚也，遺言欲爲閣，以並祀之。南溪自遊五嶽還，閣始成，因貯書於其下。予過之，再拜歎曰：太冲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精，言淹雅者詆譏難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合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學者曉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於一貫。故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文海，雖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良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

大樹者也。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

右文不但可知太冲書之所歸，而太冲藏書之旨，其學術之要，亦可以略見矣。故附及於此焉。

至太冲之友，在海昌者，則推重朱康流（朝瑛）張元帖（次仲）之學術。在杭則稱汪魏美（諷）之文學。海鹽李明府梅墅請太冲主講不果。凡人有一技之長，如周淵雲之曆算，張南垣之堆石，張景岐之醫學，無不稱道之。明末之死節者，或故人之子弟，無不爲之誌傳。然文情過實者，則亦不少許可，如高旦中，太冲之弟子也，然於其醫，則不甚許之，見文約。是以往往謂太冲不能無門戶之見，至有謂之偏者，然太冲賦性之偏，正可以見其全也。至太冲所稱許其以詩名者，如所作謝莘野詩序云：

余近日交遊之詩，其心契者，曾弗人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李元仲如嵩岳嫁女，所用非世間器物；戚緩耳如天寶宮人，話舊針縷，俱帶酸恨；杜于皇如洛水遊神縹緲，止見霓裳；澹歸

(金堡)初如琵琶妓，邂逅樂天，及偏行集便似村僧沿門弄鉞矣。然此數子者，當今不以爲詩人也。曾憶與陳令升剪燭論詩，頗有短長，余曰：「浙東之詩看他好處不出；浙西之詩看他不好處不出。」……顧近年以來，浙東風氣一大變，略舉如鄧禹梅、萬貞一、姜友棠、周弘濟、裘殷玉、謝莘野諸子，要皆稱心所出，瑕瑜不掩。」

是可知太冲之詩友，並可見太冲之別具隻眼處。至太冲晚年，聲望尤重，當時舉鴻博、修明史，葉方、竊徐元文兄弟皆願得太冲以爲重，雖不能諳太冲之微尚，然亦可謂慕太冲之學者。若夫海內碩彥：陳確菴（曰瑚）則太冲之至友。孫夏峯嘗相問詢，至中州致書顧寧人序明夷待訪錄謂：「三代之盛，可以復還。」湯潛菴謂：「太冲之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蓋太冲之品德學問，浸浸乎淪灌學人，洋溢乎中國矣。

蕺山之緒，至太冲之世，可分爲二宗：沈國模、史孝威、韓光當，篤守舊德，以心性相傳，其學至卻念魯而大昌。太冲之學，則明心性而重實學，理氣象數，史學律歷無不通曉，合於一貫，一傳而爲萬季野兄弟擅明史學之宗，其流風餘緒，數傳而爲全謝山、鉤稽史事，蔚爲大觀，此浙東史學。

由起也。季野謝山傳詳於下。

五 梨洲家學

處士黃先生宗炎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戴山、劉忠介公之門者三。伯子則梨洲先生，其仲則鷓鴣先生也。叔子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下以三黃子稱之。

鷓鴣先生諱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學行於伯子等，而慕岸幾過之。乙卯秋試報罷，與叔子約以閉關盡讀天下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步迎監國於蒿壩，兄弟毀家，率子弟僮僕荷戈，受前驅，婦女皆執爨以餉，所謂「世忠營也」。梨洲西下海昌，鷓鴣乃留龜山治輜重，事敗狂走入四明山，爲馮侍郎京第參軍事，奔走諸寨間。順治庚寅山東軍殲被縛，侍郎之嫂，鷓鴣妻母也，匿其家，事發當論死，梨洲還至鄞，謀以計活之，馮尙書子

道濟故人也。慨然任其責，臨刑日晡矣。道濟潛載死囚隨之，亡何火忽滅，暗中忽突出有負之去者，不知何許人也。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許，始息肩，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戶部子程也。時諸遺民畢集，解縛置酒，忽管絃聲出隔岸，鷓鴣掉小舟往，因自取琴而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未幾侍郎故部復合，鷓鴣仍左右之。慈湖岩主沈爾緒又以擊寄，伯叔二子，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伯子歎曰：「死矣！」故人朱漢侯，儲六雅力救之免，於是盡喪其貲，提藥籠遊海昌，石門之間以自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畫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價值皆有定。浙西傳爲黃高士畫，爭購之，世所傳賣藝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鷓鴣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奇尚義如此。鷓鴣兄弟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密授，既屢蒙大難，幸而不死，乃專治易，著憂患學易以存遺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黜陳搏先天說，謂秦以易爲卜筮之書，其書未經燔燒，乃禁絕其圖，藏於道家，歷二千餘年至搏始出，遞傳之仰子邪，其爲僞託，灼然可知。與元陳應澗說合，謂周子太極說雜以仙真說，冒以易道，亦與朱竹垞。

毛西河所考略同。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亦多，然終以其言出自大賢，不敢立異，卽言之嘵嘵，莫敢盡也。至鷓鴣破之，其說大暢。鷓鴣酷嗜古玩，癸未遊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市肆爲之一空，亂後散失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鑪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歎曰：「奪我希世珍，天眞戾我。」然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益堅，嘗緡澹歸偏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耄也，不爲雪庵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托鉢之頭陀，又盡書之於集。以當供狀，以貽不休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聰明，歸之有用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日，人至日昃，任達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沈寃淒絕，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頹唐，文似誠齋，性極僻，雖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灑心血指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己耳。」鷓鴣雖好奇乎？然其論小學，謂揚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三致意於六書會通，乃歎其奇而不詭於法也。晚年以石

函錮所著述於其中，語其中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其子亦卒，莫知所在。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憂患易學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故居被火不存，並二晦，山棲諸集俱亡。全謝山黃宗炎神道碑先正事略徵存錄

處士黃先生宗會

宗會字縮齋，號澤望，甬東陸文虎所字，以其窮經似先儒黃澤楚望也。黃，魏爲兩浙之著姓，爲天啓忠臣之家，忠端五子，二人尙幼，太冲，晦木，澤望其姓著於人口，當時考官之入棘闈者，皆欲得此兩家之後人。澤望幼倏儻不羈，忠端公稱許之，六歲時，沿河擲蟹爲戲，有塾師諧之曰：『蟹精善擲蟹，』澤望以擲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曰：『龍子慣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壬午御史觀風第一，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國變，是時澤望年二十七耳。而場屋坊社已歷十年之久，行輩視爲老師宿儒，方縱橫指取，一旦斂而與農樵爲伍，其中若有不適然者，始放情於詩酒之間。亡何兩子同日死，壬寅遇火，廬舍蕩然，婦隨以瘞死，天又以意外困之。癸卯卒，年四十有六。澤望少無師，以太冲爲師，初讀十三經，字比句櫛，於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

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之雜亂，鉤稽考索，不遺餘力。博覽天官地志，金石算數卦影革軌，藝術之學。詩初學，僻與後歸古淡。自濂洛至今日，儒者百十家，太冲與澤望皆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澤望忽折而入於佛，太冲屢爲反覆勸導之，終不可契然而止，然自乙酉以後，未嘗一渡錢塘，山與江村，枯槁憔悴，呼天搶地，竟隕其身，是其終有不自得者耶？著有縮齋文集十卷，縮齋日記若干卷，學御錄若干卷，瑜珈師地論註若干卷，成唯識論註若干卷，其註釋數書，如牛毛繭絲，爲其教者，亦歎以爲不及。錢虞山注楞嚴多採其說。南雷集黃澤望墓誌 浙江通誌

六 梨洲弟子

處士萬先生斯大附兄斯遷

斯大，字充宗，浙江鄞縣人，戶部主事泰之第六子也。生逢喪亂，不事科舉業，授徒自給，讀書之外無他事。南雷黃先生，君父執也，歲丁未，偕同學數十子執贄其門，因爲講經之會於甬上。一

時勝友如雲，質疑送難，號稱極盛。而君於其間肄業尤勤。亡何傷其內子，隨不再娶。通志：君攜一幼兒，館於武林，慨然以窮經自任，露鈔雪纂，書已等身。辛亥遇火，復理前塵不倦。蓋費十餘年之日月，思通鬼神，治經學尤據春秋三禮。應嗣寅武林老儒，自負經學，遇君談禮，則轍亂旗靡。吳志伊記：聞博洽，見其禮經著述，當意不當意，輒手鈔以去。秦綰侯作春秋綱，宋子猶作春秋書法辨，君遺書詰難，往復數四，必伸其說而後已。君於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於三禮則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秦壇論喪服諸義，其辨皆自來先儒所未有。（浙江通志）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庶子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皆極確實。宗法十餘篇，亦頗見推衍。答應搗謙書，辨治朝無堂，尤爲精覈，根抵三禮以釋三傳，較宋元以後，空談書法者殊；然其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其治學也，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經傳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此略而彼詳者，有此同而彼異者，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所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無失。

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謂以經解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試拈二節爲例，八卦之方位，載於經矣，以康節離南坎北之臆說，反有致疑於經者，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證諸春秋，一在魯莊公元年，一在十一年，皆書王姬歸於齊，周莊王爲平王之孫，則王姬當是其姊妹，非襄公則威公也。毛公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所謂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齊，非附會乎？其言春秋也：一曰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相同異，生今論古，事難懸斷，宜奉爲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就無道之世，據實直書，是非自見，而初未嘗以後生之匹夫責已往之天子。一曰屬辭比事，春秋所書，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上書衛人殺州吁，下書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春秋所書罪多而功少，而罪之所在，必卽其共所處之地，察其所處之情。如魯桓公見殺於齊莊公元年，則特書孫齊，以責夫人；迨莊公既長，忘讎共狩，則如齊如莒，莊公於是不得辭，其防閑之責。其言三禮也：於饑禮則有商，於禮記則有偶箋，於周官則有辨非，類能取甲乙之證，剖前人聚訟，而其已刻者則有學禮質疑一書，太冲稱其宗法八篇，爲冠古絕今必傳之作。充

宗會通各經，證鑿緝缺，聚訟之議，渙然冰泮，排纂說禮之言，較衛正叔爲尤博。正叔無所折衷，充宗則批卻導窾，言之了了。蓋充宗虛心博學，以經解經，不立異，不苟同，不爲先入之言所主，不爲過高之說所搖，故能推倒一世，親見古人如此。充宗爲人剛毅有守，不可屈撓，斥人之過至面赤，或嚼齒，然性和易，好結納賢豪，獎引後進，與之處者，非至陋劣，靡不相得。性質直，嗜義若饑，張蒼水死國難，棄骨荒郊，充宗葬之南屏，爲文記其始末。父友陸文虎符無後，兩世之喪，皆在淺土，充宗葬其六棺。嘗遊杭州玉龍山入勳賢祠，謁拜陽明像前東廡，有張縉彥神位立擊碎之，觀者辟易。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前有慈湖，今見充宗。其推服者至矣。」蓋其奇偉之器，承父師之傳，雖其造詣，鬱不得施，然其偶見諸一二事者，往往所爲皆類此，不以力絀隻輪而自阻也。所爲書三百卷，其別出者，所著經學五書，言禮者四：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一作一卷），儀禮商三卷（一作二卷），禮記偶箋三卷，言春秋者一：學春秋隨筆十卷，按其作書之日，爲康熙辛酉，而禮學四書，尤生平所注意，其子授一次第版行之。乾隆庚申三月，不戒於火，遺書盡焚，盧見曾助其孫福資而重爲刊行之。（雅雨堂文遺集重刻經學五書序）初輯春秋二百

四十卷，燼入天火，晚年復輯，絕筆於昭公。丁災甲陽草各一卷，其間說經者居多。臨歿時猶惓惓季武子立後一事，其精且專如是，卒年五十有一子，經能世其學。黃太冲曰：『學不患不博，患不能精，充宗之經學，由博以致精，信乎其可傳也！』又云：『自戴山先師夢奠之後，大儒不作，世莫之宗，牆屋放言，小智大黠，相煽以自高，但有講章而無經術；充宗之學，誰爲流別，余雖歎賞，而人亦莫之信也。』李次青又以爲浙東經術，自深寧、東發兩先生後，明初、黃南山、楊鏡川能承其緒，其後寢衰矣；得梨洲及先生而一振，信乎其非爲虛語矣。書獻類微黃宗羲鄭梁所作之傳聞見錄國史儒林傳先正事略浙江通志文獻徵存錄

兄斯選，字公澤，躬行實學，爲戴山弟子，平日取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說，謂：『分別理欲，惟於靜中，最爲親切，初學正須猛自提醒，使此心卓然，久自然純熟。』常正襟危坐，不聞聲息，及事至則怡然順應，了無隔礙。所著事心錄，皆有德之言。浙江通志

布衣萬先生斯同 附萬言 萬經

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泰第八子。全祖望撰傳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

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錢大昕年十四五，取家所藏書徧讀之，皆得其大意。從黃太冲得

聞戴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郡中有五經會，季野年最少，遇疑義輒片言折

之。尙書徐乾學撰讀禮通考，季野與參定焉。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嘗作明開國以後至唐

桂功臣將相內外諸大臣年表，以備采擇。康熙十七年，薦博學鴻詞科，辭不就。會詔修明史，大學

士徐元文爲總裁，欲薦入史局，季野復辭，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國文列傳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

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季野獨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季野覆審，

季野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

如言而至無爽者。全傳元文罷，繼之者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尙書王鴻緒皆延請季野有加禮。季

野素以明史自任，又病唐以後設局分修之失。錢傳嘗曰：「昔邊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

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匱漏

繼而知其蓄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

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方苞撰墓表

吾所以辭史局而就館總裁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傳續

又嘗與故人論史曰：「史之難，由無遷固之文也，而在今則尤難；蓋俗之媮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案錢志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

國出亡之說，季野斷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文闖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刑訊，苟無實據，豈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以至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亡，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由是建文之書法遂定。國史列傳在都門十餘年，士大夫就問無虛日，錢傳或夜半飛騎到門，問某人某事，則答以片紙，使者馳去，已而復來，率以爲常。楊元自言生平學凡三變：弱冠時爲古文辭詩歌，欲與諸名士角逐；已乃攻經國有用之學，古今制度無弗考索，自己未以來，劉坊撰行狀聘入史局，願成一代之史，藉手以報先朝。而其有功後學，則在講會，家居月再舉，北遊月三舉，墓志聽講者常數十人，於前史貫穿精熟，指陳得失，皆中肯綮，劉知幾、鄭樵諸人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季野則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錢傳季野性不樂

榮利，列傳最闊淡，然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季野與人往還，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

同，未嘗有他稱也。李光地最少許可，嘗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顧寧人，萬季野，闔百詩斯真

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全傳季野故第，奪於帥弁，僦居丙舍，節省以濟同族，所入脩脯，宗黨

喪葬老疾之費咸取資焉。祀田遭亂多廢，創議興復。故人馮京第死義，其子沒入不得歸，季野初

至燕，贖錢贖之。里有張九林者死於邸，爲收殮殮焉，其敦篤風義皆此類也。墓志尤喜獎引後進，惟

恐失之。全傳案全傳季野修史時有運餉官之孫乞請事季野不許實萬言事也別見首傳見人輒以讀書礪名節相劇切，人無賢不肖，一

以至誠待之，而人亦無忍棄之者。因事納誨，成人之德，不可枚舉，學者尊之如泰山北斗。實年六

十卒。列傳門人私謚曰貞文。全傳所著歷代史表，稽考歷朝掌故，端緒釐然，有助史學。又創爲宦者侯

表大事年表二例爲列史所無，所著又有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石經考二卷，周正彙考

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疑辨十二

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多未刊行，不易經見。

明以來談道統者，揚己陵人，互相排軋，卒釀門戶之禍，季野目覩其弊，著儒林宗派八卷，自孔子

以下，漢後唐前，傳經之儒，及兩宋周程朱陸各派，一一具列，持論獨爲平允。列傳乾隆初大學士張廷玉等奉詔刊定明史，以王鴻緒史稿爲本，而增損之，王氏稿大半出季野手也。錢傳王氏攘人之美，史學中至今爲一疑案，近人有論文專考其事。又徐乾學之讀禮通考，全由季野捉刀，秦蕙田之五禮通考，亦有謂出季野之手者，以是知季野學之賅博也。

言字貞一號管村

萬承勳撰先府君墓誌

斯年子生而穎異特達，曹志

少與諸父斯大斯同學於黃太冲

浙江以古文名，國史附萬斯大傳

太冲極賞之，錢志

謂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慈谿鄭梁二人。曹志

斯同亦曰

「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錢志

同里講經之集，彙諸先儒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席。曹志康

熙十四年中副榜，考正紅旗教習，期滿需次知縣。墓志

明史館開，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曹志

十九年應召纂修食翰林院七品俸，兼修盛京通志一統志。墓志

言在史館，性鯁直不肯徇所干，祖全

望撫陳卜年墓誌

獨成崇禎長編。國史附傳

楊嗣昌孫挾要津札，乞於嗣昌傳少寬假；有運餉官以棄餉走死，

求入死事之列，竝力格之，以此得罪貴人。錢志二十七年授五河知縣，墓志縣瀕大河，修築塘堰，蓄洩

以時，日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訟獄平允，苞苴屏絕，各院司將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

直，改置計典論罪，仕路交遊，為醜金贖免。曹志竟以憂憤病廢，文亦播遷多散失。萬承勳先墓代成祭文所學

弗竟，人咸惜之。曹志

經字授一，號九沙，斯大子。全祖望撰神道碑少隨諸父讀書，黃太冲申明蔽山之學，經侍席末聞其

教，又嘗學於應搗謙，閻若璩。國史附萬斯大傳聞見日富，兼工隸書，康熙四十二年案史傳誤二十四年成進士，入

翰林，改編修。錢志時方苞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經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神道碑五十年

為山西副考官。清神志與修康熙字典。國史附傳五十三年為貴州學政，貴州通志事竣，忌者中之，蔣奉命修

通州城，鬻產以應，家靡贖遺。錢志賣所作隸字給朝夕，而見義必為，未嘗少衰。張煌言墓道將圯，竭

力修之，魏耕集為人所冒，購而正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所。神道碑會舉博學鴻詞，侍郎趙殿最薦

之，已而三禮館開，侍郎李紱又薦之，皆不赴。國朝先正事略晚年修寧波府志，又續輯其父禮記集解，春

秋明義二書，杭城大火燼焉，遂抱恨而卒。錢志年八十三。子承天，拔貢生。少子福字近蓬，諸生，性情

恬澹，專攻詩，嘗受業於杭世駿之門，世駿曰：「古人云詩有別才，如吾子者，乃真所謂別才也。」

年七十二卒。其玉倉詩，鈔袁枚序之。兩浙軒錄

七 梨洲私淑

進士全先生祖望

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曾祖太和，生當明季，適清兵南下，甬東遺民抗節不仕，全氏棄諸生籍者，計二十四人。太和以兄子吾騏爲後，時吾騏年十六，偕披服入山，避地童叟，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歎曰：「昔謝臯羽棄子隱遁，終身不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吾騏子書以經術詩詞教授鄉里，生子祖望，劉生有異稟，過目不忘，李略有兄祖謙甚慧，六歲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止，吾當再來。」後十年而生祖望亦慧，小名曰補，年十四，補諸生，謁學宮，至名宦祠，見謝太僕三賓，張軍門國俊，主曰：「此反覆賣主之賊，奈何汗宮牆也。」取碎之。嘗以古文謁查慎行，慎行曰：「劉原父之儔也。」交河王蘭生督學政，舉以充貢，乃入京師，京師通三禮者，侍郎方苞號爲博洽，紹衣或敏之，辭澤而辯，苞甚異之。

俄舉於鄉，臨川李紱讀其行卷曰：「深寧東發乃有斯人。」時試詞科者未集，紱以問紹衣，紹衣爲疏四十餘人，紱皆薦之。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例，君亦何慚之哉。」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嘗忤旨，補張廷玉散館，以知縣候選。劉傳在翰林，聞翰林院書庫有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求盡讀之，日以二十卷，時人比之江夏黃童。錢林文獻徵存錄方侍郎苞欲薦入三禮館，辭之，歸不復出。初見江陰楊文定公，稱其博，而勉以有用之學。紹衣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譏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既歸貧且病，饔飧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浙東官吏乃以細事羅織之，欲白撫臣與大獄。劉傳并及董浦，杭大撫軍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文集令鄞令求先生作序，其事始解，時年四十一。董秉純撰年譜明年至湖上，適杭董浦以閩重三日修禊，至者四十二人，紹衣與焉。先正事略又北遊揚州，客馬氏玲瓏山館，年譜時年四十二，乃作汗漫之遊，往來大江南北，交其賢豪長者。劉傳常訪方侍郎於湄園，時方年八十矣，猶七治儀禮，戒紹衣不當爲汗漫遊。李略年四十四歲，紹興守杜甲延主載山書院，始設奠於劉宗周影堂，議定從祀諸弟子。初課諸生以經義，繼以策問詩古文，條約既嚴，甲乙無少貸，越人始而大譁，已而帖然，一

月之後，從者雲集，學舍至不能容。逾年以主人微失禮固辭歸。諸生葉紹基等來寧波請曰：「今學舍滿五百人，請先生一過講堂，五百人者以六錙爲贊，千金可立致，豈傷先生之廉乎？」紹衣呵之曰：「是何言歟！夫吾之不往，以太守之失禮也，禮豈千金可貨乎？」四十八歲，適廣東爲端溪書院山長，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二人。詳年成就人材甚衆，有問益廣修粉社掌故，桑海遺聞如不及，陳勾山太僕再以書速出山，梁薌林少師擬特疏薦，皆力辭之。紹衣本無出仕之志，呈詩李獻有曰：「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又答梁薌林詩云：「故人爲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蓋不欲梁氏之薦己也。李略旋因病歸，卒於家。錢微卒年五十一。

紹衣詳於史，及江南文獻，明祖靖難，魏忠賢瑞禍，東林儒學，唐桂二王事尤核，又深於水經。錢微性伉直，劉傳負氣忤俗，有節概，頻遭父母憂，服闋，有司督赴吏部注籍，紹衣以爲今雖遵例除喪而心喪未盡，貽令書申其指曰：「祖望於乾隆三年十二月遭先君大故，四年接丁先太孺人喪憂，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不計閏已滿喪，然而二喪各應有二十七月之期，則未過也。祖望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八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足下過之，以爲律之所無。夫惟禮

之所無，故以心喪通其窮；不然何以謂之心喪也。祖望以爲是在人子自反，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伸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

錢微

紹衣雖以博學聞，然觀書具卓識，嘗

謂國家刑賞，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奉洪範作威作福二語，爲聖書，而帝王兢兢業之心絕。經史復以匡時要務，在於講學，世道凌夷，格言不立，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咸爲近儒所未發。

答問

嘗與同里黃子傳讀明夷待訪錄，子傳曰：「是爲經世之文，雖然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若以貞艱蒙難之身，存一待時之見於胸中，則麥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察耳。」紹衣乃鬢然下拜曰：「是言乃南雷忠臣，亦天下萬世綱常所寄，則祖望所謂寧餓死無失節者，殆亦此志也歟。」蓋浙東學派，承南雷黃氏之傳，雖治經史百家，不復執一廢百，鄞縣萬氏承之，學益大昌，若紹衣之學，殆亦由萬氏而私淑南雷者歟。

紹衣常修南雷黃氏學案，七校水經註，三箋困學紀聞，錢微謂在義門百詩二家之上，集中有

五校本題詞，自訂雙菲山房書目，有七校水經注四十卷，乾隆十七年在粵寫定本，後佚，其同里

後學王履軒始釐正其稿，至光緒十四年辭叔耘福成徇董覺軒沛之請，始刻之，今寧波崇實

材

書院本是也。李略撰漢書地理志稽疑，欲注班氏溝洫志而未果。後錄丙辰公車徵士小徵，傳乃輯

應召鴻博二百餘人，半與謝山相識，因得盡其人之文章學術，又欲彙爲詞科撫言一書，而先之

以康熙己未百八十六人，仿高允徵士頌之例，已成大半，會放歸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舉主

試錄三卷。鶴徵後錄又將著詞科撫言未能卒業。其徒董秉純錄其文爲二十五卷，名鮎埼亭集分內

集，外集內集者，溥通碑誌書記之文，外集者多關忌諱之語，此晚明遺老文集之例也。見鮎埼亭集其

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壙蘆鎬條問經史事目，又爲經史答問十卷。詩有句餘唱和，七峯草唱

和，五甲蚪骨鈔詩，韓江唱和，偷兒棄餘，吳山消夏漫興，西笑，望歲，采葢，雙堦山房，課帖經，度嶺諸

集，後爲鮎埼亭集十卷。紹衣留意鄉邦文獻，又其族母爲張尙書蒼水女，年八十餘，紹衣曾從之

詢掌故，以童羸爲先人避兵地，益參考舊聞，成滄田錄。劉傳復選定李杲堂先生內稿，及西漢節義

傳，昭武先生殘集皆爲之序，於是有意著舊集之編，搜諸老遺集，至浮石周氏，訪三和尙及立之

石公諸集，又得林評事朋鶴草堂集。年譜正氣錄爲之狂喜。錢微遂續甬上耆舊詩，凡百六十卷，人各

一傳，於是桑海之變徵，太平之雅集，凡爲鄉黨所恭敬而先茫有未聞者，畢出。年譜

嘗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場，編爲碑目，且鈔其祕書。李略又於天賜園謝氏鈔楊誠齋易傳，於雲在樓陳氏鈔草廬春秋纂言，皆通志堂未刻本也。入翰林，讀永樂大典，取欲見之書，而不得見者，分其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藝文，下籤雇人寫之，未卒業而罷官，然所鈔高氏春秋義宗，荆公周禮新義，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集，史真隱尙書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正獻文肅文樂寧波府志，皆世所絕無者矣。紹衣生而有異傳，爲錢忠介公肅樂後身，初無子，三十九得子昭德，方舉，忠介子濬，年七十賀之，紹衣曰：「何知之神也？」曰：「夜來吾家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故來訊耳。」紹衣有詩紀之。然紹衣嘗編次錢忠介前後諸集，又紀其畫像，又搜討忠介遺集，取其事跡可見者，合之家傳，采摭於野史，成神道第二碑銘，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又序侍御東村集，於錢氏獨惓惓焉。錢微迨及晚年，益留心明季遺聞，凡明末里民之死難者，爲之博考野史，旁及家乘，作爲碑銘志傳，纏綿惻愴，有變徵之奇。又以明末巨儒，若南雷，亭林，二曲，桴亭，青主，咸抗首陽高節，矢志不渝，自以新朝處士，厥情焉揆，乃各爲表墓之文，以誌其景仰；別有遺民逸士，苦身持力，志潔行勞，足勵末俗，亦發爲文章，以彰節烈。

之奇。劉傳

嘗以選貢入京，浙江方修通志，謂翁洲六大忠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吳尙書、上海朱尙書、李尙書三狀，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三志移之，說者謂是其前身，誠爲忠介公矣。錢謝山之學，淵博無涯，於書靡所不窺，歷碌貫穿，能發前人未及，而於水道源委，考核尤精，深寧東發以後一人。

鶴徵後錄

清嘉慶二十年邑人士，建祠祀明忠臣、錢肅樂、張煌言，以祖望能論撰二人殉國之事，附祀焉。王宗炎撰祠記

劉光漢曰：『明社既墟，惟兩浙士民，日茹明亡之痛，晚村講學，莊氏修史，華周扞策，嗣庭諷詩，此猶彰彰在人耳目者。以吾所聞秀水朱彝尊曾舉鴻博而官編修，晚作弔李陵、文以自抒懷抱，錢塘、杭世駿目擊胡漢之失平，以言事落職，此可覘浙人之志矣。紹衣既歿，浙人承其志者，有仁和龔自珍、德清戴望、攘胡之思，形於言表，然紹衣表章節烈之功，則固諸子所不逮也。文獻徵存錄

先正事略

龔徵後錄
劉龔乘純龔年譜

附彭茗齋先生著述考

一 小敘

茗齋名孫貽，字仲謀，一字羿仁，號茗齋，浙江海鹽人。輓近所見茗齋所著各書，或題曰海鹽，或題曰淮南，或自署曰管葛山人，其實皆茗齋著述也。茗齋爲明季遺民。父期生，弟麀孫，均殉國難。茗齋一介遺民，高蹈不仕，著述終身。其從兄孫遜，以宏博第一，名顯詞壇，茗齋則闕然無聞。至輓近，著述始稍稍出現於世。然歷覽載籍，志茗齋者頗鮮，即光緒海鹽縣志人物茗齋之傳，亦不過百字，吁可悲也。今偶覽管芷湘廷芬銷夏錄、舊及鈔本茗齋集，均載有茗齋之傳，敘述頗詳，足以補縣志之缺。於是乃有志搜輯茗齋遺事著述，日積月累，間已成帙。釐爲傳略著述二篇，附以詩話數則，以見茗齋著述之概略云爾。

二 傳略

孝介先生，姓彭氏，名孫貽，字仲謀，一字羿仁。其先全椒人。有名勝者，從明太祖起兵，授指揮使。世襲調海寧衛，因家海鹽，爲海鹽人。數傳至河南道御史名宗孟，生太僕寺卿名期生，則先生祖父也。自侍御以上襲指揮，至侍御始登萬曆辛丑進士。而太僕與其兄上海知縣名長宜，同舉於乙卯。太僕登丙辰進士第，而上海則登第於崇禎癸未，父子咸爲名臣，兄弟卒皆殉國云。先生生而絕倫，髫齡操紙筆，風發泉湧，數千言立就，浩博宏麗，加以鏗刻。當明季爭奇抉奧，時軼出其情偶，無能駭及者。試於學使者五第一，凡他試無不冠軍。壬午秋闈，華亭陳公子龍以紹興府推官，考薦之。主司翰林院編修吳公國華，吏科給事中范公淑泰，皆歎賞定爲第一，以病不能終場報罷。後遇特恩，選貢士，貢成均，獲第一。自萬曆間，諸君子務爲講學，顧端文、高忠獻，兩公倡爲東林書院，四方之士，益興起。雖權奄獄，得禍嚴酷，士益以名教自奮。及復社注名，莫不退避三舍。先生志在千古，不屑與之標同角異。日閉門著述，講求有用之學。當事非文藝相賞，求一面不可得。甲甲乙酉之變，太僕以江西左布政使分守嶺北，駐贛州。時南京已陷，閩越各有所立，不能相協，遂相繼淪陷。太僕猶與大學士楊公廷麟，督師兵部侍郎萬公元吉協守贛，以圖恢復。孤城援絕，

血戰踰年，卒不守。太僕與楊萬二公，及文武將佐，寓公辟士，同日盡節，無一人自屈者，而嘉興亦以倡義拒守，盡遭屠戮。太僕兄上海公及子弟四五人，同日罹害，先生奉其母夫人遁避得免。亂甫定，而贛州之變聞，降將金聲桓復反江西，道路阻絕。先生殮諸父兄之死於兵者，安輯母夫人與族屬之得免於兵禍，卽攜兩蒼頭，冒鋒鏑入贛，沿途物色。遭故部曲於道，始悉太僕盡節於章貢臺，遺骸爲故吏杜鳳、林桂芳等瘞之臺上。先生哀號，重跣步至其地，親歷榛莽，而遺骨渺然。蓋先是爲部將楊大器與萬安義士曾堯昶發之，已歸萬安矣。先生上下贛江，復涉長沙，卒不可跡，而人言藉藉謂太僕踰巔，從粵西參軍務，未嘗盡節，且狐鳴魚帛，所在假託，禍至不測。乃與故部曲謀剽木爲骸，招魂東返，有太僕行略、湖西遺事、虔臺逸史，記其事。後歲遣客贛上，又屬仲弟少宰公入粵，過嶺蹤跡之，絕無影響。先生素衣蔬食，三十餘年，恆若苦苦，不交人事。每從緇流羽士，吟嘯野寺荒苑間，或獨行海上，浩歌激烈，與潮沙相互答，或獨立書空咄咄，或中夜揮杯痛哭，人見而怪之。當事見先生角巾廣袂，吹索百端，有故人寓京師者，招先生曰：曷遠遊以釋疑乎？乃輕裝北上，巡覽名勝，憑弔陵寢，作詩數百篇。未見投刺，謁一顯者。先生已至京師，則聞萬安義

士曾堯昶以太僕遺骨來歸。聞之晝夜兼程，追執喪禮，哀毀彌至。自是益閉門著述，卷帙之富，近古未有。年十三卽能詩，先輩胡職方公震亨見而賞譽之。朋酒倡酬，邑人傳諸口以熟。晚而愈工，上追騷雅，下逮長短倚聲，皆窮變詣極，多至百卷。文集若干卷外，有流寇志、亡臣表、方士外紀、國恩家乘錄、彭氏舊聞錄、客舍偶聞、茗齋雜記、歷代詩鈔、五言妙境、茗齋四韻合編、及天文地理、陰陽佛老、裨官野史、纂輯釐整，各自成帙，往往散佚於世，又作書數種，一夕手焚之。先生明達剛果，少有經世之志，大而國家治亂，細至里巷利弊，無不洞若觀火，處置纖悉俱盡，咸黨陰蒙其庇。易簣之夕，自序平生欲得一見於世，而國家至斯，忠孝兩負，夫何言。遂冥然而化，年五十九。遺命以母夫人不及終養，屬麻衣以殮。鄉士大夫高其節，悲其志，私諡曰孝介先生。

右傳徐盛全撰，見管芷湘手鈔本，銷夏錄舊中之茗齋雜著。

彭孫貽字仲謀，號羿仁。太僕公期生次子。幼穎異，於書一覽輒記，與兄孫求有機雲之譽。公博聞才辨，五試咸冠軍，以是名噪一時。啓禎間，三吳雲間倡文社，四方主壇坫者，重公名，數邀公執牛耳，公謝勿往。壬午試瑣闈，分校司頭雲間陳公子龍得公卷，奇其才，薦之主司，已擬元，乃以

病不克竣試。撤闈陳公謂鹽令劉公堯珍曰：恨彭生不得出吾門，吾雖不及歐陽，此子實不愧子瞻也。公感陳知己，遂稱及門。後公以義全，而公終隱，稱公吾不負所知也。次年以明經首拔於兩浙。當太僕公變於章江，公聞關兵變，徒跣號泣，冒白刃以求太僕公遺骨。精誠所感，遂有江右義故，負骸遂歸，亦天所以憫公之孝思也。嗣是杜門奉母，終身布衣蔬食。當道有重其才，勸之出者，公謝弗應。雖負文名，亦節義自許，不妄交遊，人咸服其深識。又未嘗高自標置，有求其文者，悉與之。邑中碑銘記頌，皆出其手。生平憤懣悒鬱，悉寓之詩，故爲詩益工。間有倡和，會邑令奉部檄修邑乘，因聘公及董公伯旃，咸辭再三勿得，遂與廣披博考，精晰詳贖，書垂成而公以疾不起。臨卒無他言，惟曰：我所以不卽從太僕死者，以母老兄疾，今不得終奉養，存沒兩負，有愧我二弟遠矣！公之二弟，麀孫、子羽，皆以殉父難者也。卒年五十有九。門人私謚爲孝介先生。公於書自經史百家，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稗乘之書靡不畢究，且手摘錄之。爲文皆有法。於詩則自上漢魏六朝，三唐宋元，以迄明之何李七子，無體不備，亦無不逼似。小詞樂府亦無不與秦柳並驅爭衡者。抱奇不遇，賢志以歿，世痛惜之。適朝廷徵名儒，姚江黃太冲先生、纂緝明史，黃不起，而以公之流寇志

上之，遂付史館，則公之書亦見用於世矣。所著有茗齋詩文集，流寇志，詩餘，樂府，百花詩，並雜著若干卷。

右傳王士禎撰，見鈔本茗齋集。

太僕守贛州，盡節章貢臺，故吏杜鳳林桂芳等瘞之臺上；尋爲部將楊大器與萬安義士會，堯昶潛發之，攜歸萬安；及先生至無所得，而人言藉藉，有謂太僕踰嶺去粵西者，是時狐鳴魚竄，所在假託，禍機不測，先生乃詭爲得骸，招魂以歸，陰囑故吏徧踪跡之。一時同事諸君，流離奔竄，散在四方，卒不得消息。先生素衣蔬食，不交人事，二十餘年，有時獨立書空，或中夜起坐，悲歌痛哭，人見而怪之，吹索百端，乃賦遠遊，以釋羣疑。適先生出門而義士會堯昶以太僕遺骸至焉。先生聞之，星夜奔赴，發喪制服，擇地以葬。然先生至是終天之憾，益無以自釋，抑鬱以死。里中士君子咸諒其心之苦，而許其節之貞；不知者猶或以太僕事疑先生，故詳書顛末於此，俟後之立言君子爲定論之。所著有史論，流寇志，亡臣表，方士外紀，彭氏舊聞錄，客舍偶聞，茗齋雜記，歷代詩鈔，五言妙境，茗齋四韻合編，及纂輯天文，地理，陰陽，老佛，稗官，野乘等書，共十數種，詩文集數十

卷，亂後不自收拾，往往散在人間，不得盡見之。詩最多，古今體積萬首，百花詩已刊行，然多近體。外間鈔傳亦往往多近體詩，故有以近體稱之者。竹垞明詩綜存五首，亦皆近體。近時同里陳文世，世估刻鹽邑藝文續編，存先生詩五百七十七首爲最多。又以一鄉之書，不及徧傳，余於親串中搜訪先生詩稿，合之所藏者，得數千首，讀之諸體皆擅場，樂府古詩直造漢魏，晉宋人堂奧，七言歌行間作初唐體，有時學溫李，大抵宗法在唐人也。至律體之溫麗，絕句之蘊藉，與難弟羨門先生無多讓焉。其古體詩，視羨門不至，難爲兄矣。錄四十四首，凡已見明詩綜、藝文續編者從略，庶幾廣其傳云。

右傳見朱倭明人詩鈔正集。

茗齋先生生於萬曆乙卯，卒於康熙癸丑。卒年五十九歲。先生每歲元旦鷄初鳴，卽起盥漱，具衣冠先拜天地，尙未曙，一人獨坐介石居，研墨試筆，作一對曰：「一經世授庚丁語，畢至羣賢癸丑年。」初時皆稱歎。遂以癸丑口月而逝，人以爲讖。

右見客舍偶聞，李繩齋識。『客舍偶聞題曰：淮南彭孫貽，陳其年遂疑爲二人。偶閱原本

小注云，按彭孫貽與孫遜爲從昆弟，則浙江海鹽人。其履貫淮南，則不可解。初疑其與海鹽不相涉，或係同名異貫，判然兩人，展轉考之，卽海鹽彭孫貽也。一槓按孫遜有延露詞淮南集。又徐傳稱其先世爲全椒人，則舊籍全椒，故稱淮南宜也。茗齋有贈萬安義士曾堯昶詩，見所附詩話條下。

三 著述

平寇志十二卷

海鹽朱氏藏鈔本
平圖書館藏刻本

國立北
排印本

是書題曰管葛山人輯。一稱沈寇志，實卽一書。一題作十四卷。記明末流寇，起明崇禎戊辰至清順治十八年辛丑。前有龍湫山人李確潛夫序。潛夫卽李贇園，全謝山鮎埼亭集有傳。是書林繭菴時對不意其書，稱爲君子之過。全謝山鮎埼亭外編有跋，亦謂其但憑邸報流傳，全無實據，舉其疵謬，大要謂：「崇禎左良玉避賊南下，陪京震動，南樞部熊明遇束手無策，而彭氏稱南樞有禦亂功，有明成例，王子十歲方出封，而此謂定王年五歲，永王年三歲，此則不知典禮之故；方以智降賊不屈，而彭氏以爲降賊授庶常主事；周奎降賊雖被拷掠，然未嘗死，

而彭氏云：流寇令挑水數日而絕；闔爾梅參史部幕，乙酉以還，刊章名捕，合肥龔鼎率救之而免，而彭氏云斃於偽防禦武懷之手。按全氏之語未免過當，蓋晚明及浙士大夫黨見最深，卽如南明弘光之立，太冲飲光田有諸君謂詰金陵防亂揭一案，至有疑弘光爲僞者，可見。偶見朱竹垞曝書亭集卷三十二上總裁第六書云：「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立，中立無黨……顧先公諸疏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乘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於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野史稗乘均有傳聞失辭之處。蓋生當其時，局於一隅，見聞未周，賢者不免。又徵諸王漁洋撰茗齋傳謂雲間文社，公謝不往；於此徵之，誹之者亦有因也。

龍湫山人李確潛夫序云：嗚呼興亡之理，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予讀史至有明之季，而歎流寇之爲禍烈也。當是時天降喪亂，饑饉洊臻，羣盜如蝟毛而起，中原鼎沸，其間之有名號者不可勝數，彼闖獻特盜之魁耳。逞凶殘之性，恣狡猾之謀，所過之地，積骸如阜，流血成渠，自誓契以來，生靈之塗炭未有如斯之酷烈者也。卒乃神州陸沈，銅駝荆棘，遂使忠臣志士，徒抱

杞國之憂，良足悲矣。論者以爲天厭明德，生盜賊以亡人國，如此，然當日事勢之本末，有可得而言者。夫羣盜發難之初，不過因饑無食，抄掠爲生已耳。此時爲官吏者，開倉粟以賑之，講荒政以活之，誅其首惡，赦厥脅從，不逾時可漸漸解散也。無何文臣玩寇而不恤，武臣縱寇以自雄。如養癰然，久之賊氛愈熾，漸不可制。於是徵兵徵餉，十數年間，日以討賊爲事，伊時亦嘗挫亂其鋒，斬馘其旅。然而蜂屯蟻聚，已蹶而復張；豕突狼奔，甫潰而旋合，則勝形之未見也。我搗其西，彼卽衝突於東；我擊其南，彼又犇竄於北，則長策之未得也。且也鄖西之役，獻賊已經乞降；漢中之困，闖賊業爲面縛，乃敗而求撫，撫而遽叛，是督臣之以撫誤國也。瑪瑙山之捷，獻賊之精銳略盡；武關之扼，闖賊之窮蹙不支，卒之未能一鼓成擒，滅此朝食，是鎮臣之不力以遺害也。傅督之困於項城也，人龍救援不至；孫督之潰於汝州也，廣恩所部先奔，是將帥之不協以債厥事也。大約督師有節制之名，而指麾不克如意；鎮帥有跋扈之實，而進止一任乎其心。此所以帷幄無決勝之圖，疆場鮮敵愾之氣也。夫唐有李郭而安史於焉授首；宋有范韓而西人因之喪膽，而乃師老財匱，不見成功，失地喪軍，所在蹂躪，尙可謂闔以外有人乎哉。況夫三

秦者天府之雄也，荆襄者四戰之地也，晉豫者神京之左右臂也。險要之設，四顧皆成丘墟。京師單弱，曾無籬籬之限，金湯之固。李闖乃敢捲席長驅，窺竊神器，而有明之宗社遂致淪胥矣。噫！雖曰天實爲之，豈非人事之多失邪！迨乎王師入關，李闖數十萬衆，一戰披靡，遂爾颯馳電掃。燕都鼎建，其餘諸劇賊以次削平，何向者跳梁狡黠之難爲制，而今者攘除廓清之易爲力也！蓋以太陽一出，而鬼魅潛消，真人當璧，而么麼屏息，有由然也。君子觀於興亡之故，亦可慨然而識天命之有歸矣。

按四庫提要謂平寇志爲李確所作，蓋以序爲潛夫，故誤以其書歸之也。

山中聞見錄十一卷

上虞羅氏刻本

是書題管葛山人撰。記明季遼東史事。卷一之卷六爲建州，卷七爲戚繼光李成梁諸傳，卷八爲西人志，卷九至卷十一爲東人志。奏繳應燬書目有山中聞見錄及西人志。茗齋留心時事，考證極詳。羅叔蘊振玉跋云：予初得舊鈔本，計十一卷，而闕第三至第五凡三卷。求別本不可得。乃付梓以傳之。既十有一年矣。已未遊滬江，忽於友人處得一本，則一葉不損。分十三

卷數不同，而中實無別因。因命手民補刊佚卷，此書乃得完足。去歲既得大庫史籍，凡記明季兵事者，受校此書，合者殆十八九，於此見茗齋之述而不作，信而有徵，堪稱信史。惟茗齋集有遊燕集，是茗齋或至北方，未可知也。

按明季留心邊事之士，均有記載遼東之書，身與其役者，若葉向高之蒼霞草，張鼎之遼夷略，熊廷弼之按遼奏疏，王在三朝遼事實錄，孫承宗之前後督師紀略，在野之士，則有茅瑞徵之東夷考略，佚名撰建州私志，鄭滄東事書，佚名籌遼頌書等書；惟東夷考略記載較備，而先生是書記載尤爲詳確，著家徵引者甚少，今上虞羅氏刻之，乃顯於世，以斯知名著之不顯於世者多也。楨近草清開國史料考一文，詳記其事，北平圖書館已爲刊行。

明朝紀事本末補篇五卷

潘秀樓
秘笈本

是書題海鹽彭孫貽、孫毓修跋云：「此補谷應泰之書而作，體例悉同，惟無駢體論耳。每卷爲一目，一曰祕，二曰科舉開設，三曰西人對貢，四曰西南羣蠻，五曰宦官賢奸。其時明史尙未刊定，故不云明史，而云明朝。」

甲申以後亡臣表一卷 北海圖書館藏舊鈔本

是書題管葛山人。僅列亡臣姓名行略。分北京死事明臣、南中死事明臣、揚州死事明臣等篇。茗齋熟於有明掌故，鼎革以還，不與史局，惟以修私史自見，其著述當不止此，當有度藏而未發見於世者。

嶺上紀行二卷 國粹叢書本

是書題曰淮南彭孫貽。爲茗齋由海鹽至度臺之日記也。始於己丑首秋三日首途，至十一月二十一日返鹽止。書中所述有度臺節略一卷，恐卽太僕行略。又有過德安作蒲亭十詠，

恐亦在茗齋集中也。

彭氏舊聞錄一卷 涵芬樓藏本

太僕行略一卷 涵芬樓藏本

是書舊題爲茗齋雜記。原稿手寫本。爲海鹽張菊生先生所藏。孫毓修跋云：適園叢書刊行節愍家書五通，足與行述互證。節愍殉國度臺，遺骨與蟲沙俱化，閱時五載，孝介往尋，竟不

可得。後二十餘年有萬安義士曾堯昶負遺骸來歸，時人比之張千載。此於行略中已敍及，蓋作於康熙初年矣。徐傳題彭氏舊聞錄，又題名齋雜記，恐卽一書。

湖西遺事一卷 痛史本

虔臺逸史一卷 湖西遺事附刊本

是書題淮南彭孫貽。虔臺逸史自序云：『丙戌太僕殉節，虔中亡歸小奚，及先還幕客，備述二載行間，盡瘁僂力，筆其所傳，爲湖西遺事一卷。今年杪秋，貽間關度嶺，躬謁太僕盡節處，登臺悲號，招魂東返。城經兵火，曩日父老已無子遺，手蹟灰飛，蔑留餘燼。迺潛行微服，訪舊時部曲，詢未死之遺民，葺其口碑，聞而墜淚。隨筆銓次，用補前書之未備。雖遺文散軼，而烈炳如矣。』

客舍偶聞一卷 振綺堂叢書本

是書題淮南彭孫貽撰。雜記晚明清初滿人遺事制度，惟強半記災異；然述康熙初年，滿大臣互相擠軋之狀，歷歷如見。原書爲順德李仲約手鈔，其間注文卽其手筆。前有自序，

李繩齋口口，董彬，汪康年跋。自序云：「客長安見貴遊接席，必屏人趣膝，良久不聞，須臾廣坐寒暄而已。微以道上所聞，唯唯謝弗知。廷有大事，鄉寺臺省，集禁門，其中自有主者，羣公畫尺一而退，咸諾諾；更置大吏，冢宰不得聞；有所調發，不知；輦公優遊無事，日置酒從容；諸小臣相聚博奕，連晨夕，或達旦，夫朝會始以病告，當事亦不問，以是聞見甚希。然時時遊於酒人豪士間，抵掌談世事，無所諱，突梯者又姑妄言之，足以新人聽，雖多耳食，徵其實亦十得五六。更益以所見聞曰客舍偶聞云。」

茗香堂史論四卷 碧琳瑯館
叢刻本

是書爲茗齋讀史札記，考證史事，兼論文章，對於遼金元史，考證尤詳。

茗齋詩十二冊 海鹽張氏
藏手鈔本

按楨至海上，見張菊生先生涉園所藏茗齋詩，共有三本：一爲康熙丁未同里張伯魁，刻起丁卯終丁丑，缺戊寅己卯庚辰三年之詩；一爲茗齋手鈔本編年詩，有江夏徐氏藏本朱文印，中謀朱文印，茗齋朱文印，白文彭孫貽方印，蓋茗齋手稿也；一爲平湖葛氏藏寫本，爲分體

詩，有鸚武湖葛氏傳樸堂藏書朱文印，間有手稿本未載之詩。菊生先生別爲鈔出，爲補鈔若齋詩內。惟其中樂府，五七言古，五七言律等，中多未能按其年歲也。已輯其詩，刻於續四部叢刊中，爲彭茗齋詩集分體本與編年本同異考，茲舉其大要於後，刻本起丁卯終丁丑，缺戊寅己卯庚辰三年之詩。

手稿本 第一册 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

第二册 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

第三册 名嶺上吟，有李確自序，己丑。

第四册 丁酉，戊戌，己亥。

第五册 吳山寓草，甲辰。

第六册 甲辰，乙巳，丙午。

第七册 燕山小草，戊辰。

第八册 行櫛集，戊申。

第九册 己酉，庚戌除夕止。

第十册 辛亥，壬子，

第十一册 辛亥，壬子，

第十二册 詩餘。

前有龍湫山人李確序。末有小簡云：『拙序潦草特甚，恐不能發其萬一，徒爲瀆佛話柄耳。緣向疏古學，勉爾應命，惟痛加刪。』

嶺上吟序云：嶺險者何，鳴悲也。楚大夫曰：悲哉秋之爲氣也。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夫履堪巖，凌灑漫，騷人激楚，多不哀以歎，無成成歎，矧貽者乎。南條以南爲江者三，爲嶺者五，江之右其漫有蠹焉，粵之陰其屏始虔焉。虔則嶺之門，蠹乃江之帶也。長波淫露，古稱天險，棄傳車，曳遊屨者，可以驛梯之杭航，今破其險，剗山夷壑，其昔賓之一先生之鄉慧者，握餘魯者，秉系者，今刀之砧之，以魚以肉，僅而逸於網者，伏處豐林下，匿不出聲，固已使龍爲蛇，使虎爲鼠，而通都之上，皆屬韃者，并尾者，貓面鳥獸皮而狼視者，斯豈方趾含血者取遊乎，見似人者而喜矣。

南方不可以久居，宋子亦嘗言之，側聞諸古矣。詩而史者莫甫若，其過之頗賸，亦莫甫若也。然杜陵一老，所至築草堂以客，行在在也，麻鞋進而拾遺退也，甫豈窮乎哉！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貽懷先臣之怨焉，且不得全歸。魯公爪髮，僅抱綿上餘灰，跌而往，號而歸，南州高士，亦無遺之絮者。行乎猩狐豺狼之鄉，見人則屏道左，匿形聲，久廢櫛沐，面垢髮黑，類漆身吞炭焉。昌黎曰：物不得其平，則鳴，若貽也，孰使之其在虔也，僅天告貽曰：嶺之陰有善啞者焉，眺之，引臂爲徑，騰山如林，敷於幽篁，也不見天，使夫聞者淚集，聽之斷腸，夫子識之，彼何謂者耶？噫嘻悲哉，殆援也夫！貽之吟近之矣。

此序可見其于悒不平之概。

茗齋全集十二册

平湖葛氏傳
樸堂藏寫本

是書爲分體詩，有鸚武湖葛氏傳樸堂藏書朱文印，葛金娘字景亭號媪珊白文印，傳樸堂朱文等印。此本與手稿本相較，間有出入，張菊生先生已爲別出之。

茗齋詩初集

康熙丁未海
鹽張氏刻本

此茗齋少年之詩。

自序云：貽五六歲，先大夫口授沈約四聲，已能解。年十三，學爲文，乃竊學詩。先大夫怒之，曰：「士君子須爲有用之學，卽詩如李杜何爲者。」然私心不自禁。先大夫方守豫章，每出蒞聽事，竊抽架頭詩觀之，自古詩六代三唐以及時人所裒集，乃手鈔之各成帙，時時學爲之，終不敢示人。十六而歸里，伯父上海公見而喜之，遂稱道於人。胡職方孝轅（震亨）往往索觀，極爲獎借之，以傳於人。旣冠，與四方賢達者遊，益馳騫汗漫，然苦無體裁，多而不精，哀聚舊作，視之多汗泚，焚之不盡，聊存此以志其始云。始自丁卯終於丁丑，凡得若干首。

張伯魁序云：茗齋詩初集一卷，先生之少作也。客有問於余曰：「子刻茗齋詩而遺其全集何也。」余慨然曰：「是豈余之志哉！先生爲勝國明經，以先人殉國難，甘抱西山之節，不願與攀龍附鳳者爭赫赫名，寂寞海濱，讀書終老，先生之志亦可悲已。迄今百數十年，不至聲銷迹潛與草木同腐者，賴有茗齋一編在耳。茗齋集向未授梓，後人有刻其百花詩者，不足爲先生重也。吾鄉朱孝廉鍾亦爲先君子執友，舊藏此卷，余見而悉之，卽以相畀曰：「予老矣不及

闡揚潛德，子其勉乎哉！余以未得全集爲憾，孝廉知某氏有先生手鈔定本，爲余借鈔，不得三十年來，孝廉已宿草，而余賃春日下，捧檄隴西，惟此吉光片羽，攜以自隨，頃捐刻徽邑，延梓人於蜀，卽取是卷校而刻之。嘗鼎一臠，窺豹一斑，豈敢遽以自足哉！聊以志瓣香之苦衷云爾。客於是忻而笑曰：「藏書之家，惟恐失墜，借鈔不得，非吝也；今子以是編爲嚆矢，凡在同志之士，有不延頸企踵而望子之續刻者乎？昔求之而不得，今不求而自得矣，子姑待之，特恐全集卷帙繁多，他日或渝初志耳。」余悚然曰：「誠如子言，請以此爲息壤之盟。」先生修文天上，區區之誠，如或鑒之，爰敬書於後，以期無負孝廉之志云。嘉慶十四年歲在己巳仲秋月，同里後學張伯魁識於河池官舍。

歷代詩明詩四冊

海鹽張氏涉園藏鈔本

是書題海鹽彭孫貽輯，有中謀氏白文印，石鼓亭朱文印，前有張開福識，菊生先生跋。

識云：勝國遺老彭茗齋先生所輯歷代詩凡若干卷，此書手自精鈔本，先徵君得於外家

孫氏豐玉堂，自漢魏至南北朝以及宋元各代皆完善，無恙；惟唐卷僅存韋蘇州、李長吉、孟東

野三家，并七言律乙卷，其五言古至五言律俱佚去；明詩亦僅存五言律，及五七言排律；留之篋中四十餘年，當徧訪諸同里，以未得全帙爲憾。去年除夕前，首晤朗亭，孝廉知其先世舊藏有明人五七言古詩二冊，近於里中徐氏獲七言律一冊，與予家所藏一二符合，所闕者只五言律與排律耳。孝廉知予先人寶悉，不輕請乞，而予亦知孝廉用意，因檢出此再歸之，俾明詩一帙合爲完璧。孝廉於先世片紙隻字，保如頭目腦髓，一旦收散佚於文獻零落之時，可謂彭氏有後；而予先人兢兢固守以待今茲，洵乎遇合非偶然也。暇日我兩家互相假鈔，各成完書，則多一副本，流傳庶不孤矣。若唐詩殘帙，或有所合，以俟後緣何如。道光八年戊子正月四日，邑後學張開福謹識於石鼓亭。

菊生先生跋云：石匏先生跋稱彭氏舊藏有五七言排律一冊，因以歸之彭氏，合爲全璧；今余所得者又有五七言絕一冊，在石匏先生跋語之外，然五七言古則固合裝一冊也。意者先生跋中誤脫絕詩二字乎？不然何得以全璧稱之。自道光戊子至今又八十七年矣，而此書仍完而未散，可喜之至。重裝既竟，書此識筆。

茗齋百花詩二卷 東莞倫氏藏刻本

是書爲吳兔牀舊藏，後歸陳鱣仲魚，雖爲刻本，頗不易見，前有自序及陳仲魚跋。

自序云：詠物詩作者勿道，然三百篇託物比興，往往而工。漢詩尙矣，班姬團扇，中郎翠鳥，恆與十九首竝垂，詩何嘗廢賦物耶！齊梁賦詠繁多，靡不足述。蓋詠物者，如構凌雲臺，棟桷榱題，俾銖兩悉敵，微風動搖，翩然欲飛，斯工妙之極則矣。苟非該洽，觸管欲流，能入妙乎？顏光祿之藻績，亦未易也。閒牕每遇名花，必有題品，瑣及一卉一草，英華可悅，咸賞目之，歷年彙之，得一百數十餘首，盡花之觀矣。嘗觀唐人詠花，無過五言，而七言多見之絕句，當日名流所製，度爲樂府新聲，以媚梨園子弟，旗亭歌伎耳，未極賦物之致也。宋元名公，景文永叔山谷子瞻佳句時時秀出，全製未逾；誠齋後山陋矣；和靖梅花足以軼羣，本朝秀迪駸駸上之，爲詠花冠何媿焉。或謂昌谷之詩，必留連於花草蜂蝶，識者知其不遠；然鐵石之廣平，梅花一賦，綺豔幾不自持，何必遂減其價邪？苟能鐵石其心，卽無廢花鳥蜂蝶其詞，亦可也。存之者庶以自懺云爾。

陳仲魚跋云：昔借目耕長者，訪兔牀先生。適先生近製有「玉簪香處是黃昏」句，予戲目之曰，吳玉簪。因論及前人詠玉簪諸作，惟彭羿仁茗齋百花詩中一首爲最工，卽檢出本鈔奉閱，蓋予室人幼時手筆也。先生題詩二絕云：「江左風流繼玉臺，天教管領百花開。從今不倩江郎筆，爲有仙人寫韻來。三徑荒煙歲月徂，琴臺猶有落花無。百年遺稿傳巾幘，畢竟彭郎賴小姑。」後敵篋中，復得此刊本，遂急付裝訂，用供先生鑒藏。亦系之以小詩二絕云：「百花吟自彭金粟，遺稿應歸吳玉簪；掛劍還憐三徑友，延陵終古有知音。婢作夫人態亦癡，徒勞稱賞更題詩。何妨一借簪花格，再寫當年幼婦辭。」時歲在闕逢敦牂，中秋之月，渤海陳鱣仲魚題於滄浪吟舍。

孝介雜著二卷鈔本銷夏錄舊本

是書爲管芷湘手鈔，爲茗齋雜文，間雜遊戲之作。雖筆硯諸銘，亦能見其生性耿介之趣。後有管芷湘跋。

管跋略云：仲謀先生爲武原忠孝之家，誓絕仕版，布衣蔬食，與人世不相往還者垂二十

年。生平尤邃於學，閉戶著書，幾忘歲月。朱笠亭大令謂其撰述雜記小品，及詩文集數十種，身
前收拾不謹，往往散去，故存者甚罕。此冊余於道光季年爲通玄友人所贈，云得於彭氏之裔。
惡紙細書，幾不能披讀，藏諸篋衍以待重錄。頃因寇亂浙西，人事阻絕，不得已藉不律以遣鬱
壘，特手繕一過，存之。然所載僅銘贊之類，半雜遊戲。然先生之鴻文鉅製，自在天壤間，卽此窺
豹一斑，略足以覘其梗概也。適得徐氏盛全所撰傳，附錄之。

茗齋詩餘二卷

別下齋叢書本

蔣光煦跋云：濟南王文簡稱其詩宏深奧衍，窮變極奇。尤工倚聲。茗齋詩餘二卷，俊爽婉
媚，兼而有之，實擅南北宋之長。間有閒情側豔之作，亦屬詩家之常。昔尤悔庵檢討題羨門延
露詞云：『彭子與王子阮亭，無題唱和，歎其淫思古意，兩玉一時，蓋卽美人香草之遺，借以抒
其幽鬱之情，詞家固不以爲嫌。』則茗齋之詞，當與延露並傳矣。

國恩家乘錄

方士外記

未見。以上目見徐傳。

歷代詩鈔若干卷

海鹽張氏藏，有原本。未見。

五言妙境

茗齋四韻合編

右目見徐傳。

按徐傳云：茗齋於天文、地理、陰陽、佛老、稗官、野史、纂輯釐整，各自成帙，往往散佚於世。今僅羅其可考見者於此。近見茗齋雜述一書，係自茗齋詩文中錄出，故不另著錄。茗齋著述遺漏者，自知不免，容續補之。

附詩話

楊鍾義雪橋詩話卷一云：彭羨門少宰，學於其兄孫貽仲謀。仲謀一字羿仁，終於諸生，鄉人私謚孝介先生。有茗齋集。其遺懷云：「南陔聞轉戰，嶺上昔經過；孽路連熊釋，枕榔隱尉陀；春歸

巴鳥怨，雪盡越蠶多；何日還初服，雲山臥薜蘿。尤工長律。天壇晚眺云：「周垣環輦道，雲物鎖圓丘。大典刑牲帛，祠官職冕旒。銀潢扶砌落，珠宿抱壇流。二祖功殊絕，羣倫博考諏。乾坤含一氣，丘瀆禮諸侯。神鼎高陵闕，齋宮御蹕留。綠苔蟻古蠶，香草入空卣。夾路松陰直，虛筵鳥跡浮。兩京分郊廓，百戰定羸劉。五馬今南渡，三山控上游。長江龍虎闕，老廟石羊秋。野蜨飛花緩，春蕪燕子愁。何時上封禪，一爲奠神州。」謁豫章鐵柱宮云：「巨澤東南陷，玄宮戶不扃。自來留讖緯，一柱奠流形。忠孝傳丹術，神仙配帝庭。功成先拔宅，水怪續圖經。蛟蜃窺雙劍，陰陽護六丁。至今存廟貌，在壁繪精靈。革鼓縈蛛網，華冠斷鶴翎。高甍羣瓦綠，遺劫焚殘籙。重游索舊銘。庚辰挾鐵鎖，星斗落旗鈴。石井何年泐，江聲不可聽。願隨鸞鶴去，馭氣上青冥。」宜興胡天軸與仲謀詩：「武原吾舊住，結屋近滄溟。鹽井縈沙曲，魚風入市腥。秋雲屢浪黑，夜雨鬼燈青。會有乘槎興，還尋織女星。」

又續集卷一云：彭仲謀螺川聞黃文侯共談家難，感憤書懷云：「干戈滿地接山城，所在流亡苦甲兵。游子那堪天北望，孤舟應共雁南征。俱傳樂布收彭越，相對黃公哭阮生。惆悵莫須論

往事，嶺猿應過第三聲。』仲謀尊人觀民太僕，殉節江西，仲謀聞變，不避兵革，往求其屍，僧人指以墮垣之下，發之不識也，刺臂血驗之得實，遂奉歸葬。其後十餘年，又有義士曾堯昶，送太僕骨歸海鹽，歷言太僕殉節事甚悉，舉家驚異，以滴血法驗之，良是，始知前所葬之地，蓋未真也。陳乾初聞曾義，太僕之骨歸，特作彭觀民先生歸骨記，樂布即指此事而言。

孫毓修茗齋雜記跋：孝介贈曾義士詩云：「金風掃淨草堅塵，絮酒重來感故人。帳下義兒星散盡，天涯歸旆雪中新。精靈驚見如生面，涕淚空落未死身。振起相看轉嗚咽，鷓鴣啼煞贛江春。墓田禾黍枕南皋，流水依然鎖舊壕。杜宇歸心江月小，楊花故國海天高。寒瓊已冷亡臣燼，戰血猶凝殉主刀。欲訪西昌諸義士，魚梁城下滿蓬蒿。」

按茗齋百花詩，以玉簪爲最工，已見陳仲魚跋。茲爰補其原詩於後。玉簪云：「拾翠秋叢夕霞深，碧搔頭外月沈沈。抽來鳳簪莖相照，插傍雲翹露半侵。玉燕瑤釵零斷股，蓮花玳瑁可同心。莫須滅燭留狂客，墜珥香邊未易尋。」紫玉簪云：「紫姑修道插華冠，別綴雲英映九鸞。夜半芝房心盡展，秋深蘭灑氣尤寒。相思紅玉分釵斷，一別瓊枝帶恨看。探得莫過鴛家畔，吳宮小女怨

歌殘。」

武原彭孝介先生，其學行與吾鄉談孺木陸冰修諸先生相若；然其著述之精博浩瀚，則非諸先生所可及也。顧三百年間，迄無人爲之表彰。蔣生沐僅刊茗齋詩餘二卷於別下齋叢書中；其詩集十卷，雜著一卷，蔣氏後雖得之，亦未付梓人。蔣氏於東湖叢記卷六云：「道光辛丑，謁朱蘭坡先生瑋於金閭寓館，詢及海鹽彭孝介先生著述，時方選輯國朝古文以孝介文不多見，欲存其人，余無以應也；後得其全集凡爲詩十六卷，雜著一卷，彭氏舊聞一卷，拾遺一卷，而文集缺焉。案徐盛全彭孝介先生傳，言先生集多至百卷，文集若干卷，外有史論、流寇志、亡臣表、方士外紀、國恩家乘錄、彭氏舊聞錄、茗齋雜記、歷代詩鈔、五言妙境、茗齋四韻合編諸種，惟詩餘余前已刻入叢書，則其佚者不少矣。」是蔣氏所見尙未及剛主先生此考之半，以是知此考之搜輯之廣且勤也。至陳乾初先生所撰彭氏歸骨記收入陳氏全集中，羊辛楣所輯本未載，全稿爲許光治所藏，後歸丁氏八千卷樓，今入南京國學圖書館，匆匆無由假錄爲可憾也。並誌以告剛主。趙萬里記。